



夏赤城先生文集



~ 16
2799
4



18
2799
4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序

嬾官序

漢人之近道者三西京董仲舒東都馬文淵蜀漢諸
葛孔明文淵之言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亦無愧董
之二冊葛之二表於乎世之為貴類皆受其籠匣不
復可去若囚在繫予嘗憤悶矜惻不快於此知其不
可為也累累得就文辭贊刺閉邊致其意亦幸人之
聞予之言色變意搖少寬械繫轉手抽足中間聞善
蹶起推籠去匣無少難色亦未必無其人是故遇人

五月十九日

稍知進退有求於我未嘗不答其意本縣二令東魯
張公入官未幾求退愈力因以嬾官自稱亟欲得予
之一言予與公一見意合茲公又以明白去綽也無
絲毫愈不能愛一言於公夫仕而知退有不爲忠臣
良吏吾見亦尠矣然則今茲所謂嬾官其爲好官善
政無惑焉夫所謂嬾殆其所謂有所不爲者實爲之
也夫旣有所不爲視今之時亦只有退而已以今之
時仕者志不在民內則臺閣大官楫口持祿不肯一
言指說而去外則部使監司等多亦喜人卑事曲承
唯唯以致其尊大租稅刑獄外一不問由是府縣小
官亦但規避譴辱自救不暇卽有一念在民不免受
牽制怵威福機會不在我雖欲信眉抗臆展布爲好
官善政惡可哉故曰有退而已雖然公今日行事亦
嘗少見其中之所藏訖不可蓋公始至以新官至者
供億餽餽先以擾民叱去不用前政之陋不及掩護
吾台縣小路束結軫折輓者旁午公亟念之遇要人
灼勢不以民力稍自展舒催科省刑勸獎有禮公才
力所見額也如此自非有所不爲亦何所克養披瀝
振蕩如此哉然則公所謂嬾實亦詭其稱號陰爲高
潔不可卑辱用是以去乃爲有辭詭而正又以爲謙

亦奇矣哉於乎若公者亦可謂無愧馬文淵之言視
梁松竇固人品古今賢不肖何如也遂爲序

贈崔侯致仕歸養序

崇川崔侯領丞事吾邑五年嘗念以親老宜去移病
乞歸者累累至今年春始得謝於部使者楊公以歸
於是二親年皆八十有三於乎親高年而子從宦然
而得及其生時以歸釋其廩以就一日之養昔人所
謂不以三公換者是邪非邪且君子之仕也以爲忠
也雖老死公門其可也況今主上冲年委身嬖近
人懷兇匕大臣多以是時去其去也視去其君如去
途之人卽不得已亦無一言見悃歎而侯又行之是
助其瀾而厚爲之勸也侯讀書求仕業已爲忠君臣
之際宜不若是藐匕也由是以見侯之去蓋甚不得
已爾若曰吾將以是爲高而加諸人非所以謂侯也
侯於理爲不擾今人動曰豈弟豈弟若以謂侯可也
侯是行台人聚而惜之其表匕者咸爲詩以見意詩
必有序某不得辭爲之侯嗣子桐秀健而甚文或曰
場屋之利器殆膚見此生者侯歸以予言諭之其必
有以進我也

送楊光祿致仕詩小引

世有外示求退而實則爲進人見其撼拔之不止以謂實欲之也而不知其植根之固愈不可去撼之所以植之也一疏得謝吾於是見先生求去之誠亦足以高天下矣使先生不去位至三公寵加九錫然官豈能重人也哉先生行矣世有以重先生矣

送吳伯起先生還莆陽序

吾邑文學掌教事連得莆士二人其一人曰梁先生允培某爲諸生時北面受教者是也其一人曰吳先生以寬見今坐明倫堂教諸生者是也二先生皆莆人又皆孜孜迎致其賢尊於廨舍而以其祿俸養於是見莆之爲多士而皆能孝其親夫所謂教孰有大於孝其爲師孰有切於身二先生之教其皆能以孝爲先以身爲師生於心徵於行而成於教以符其官稱不謀而中機無意而適事效在而已不知若是而曰二先生不修其官吾不信也旣樹其本又揚其文玉而琢帛而染於是益見莆之爲多士也以寬之賢尊伯起先生少與其伯兄光祿公同業舉進士就其季父方伯公質焉去其疑光祿登科積官旣倦而歸矣先生方以累進不得憤而休焉胥會石泉牽挽益固浙藩亦後先歸老於家竹林姜被茲以爲樂先生

獨發於子而二公發於身九卿岳牧文學博士蟬聯高顯藉甚一時於是又見吳之爲多士也先生之來也重違孝子之意割姜被之愛舍林泉之樂而來也去住其難爲哉是以居未二年而思歸者屢矣以寬輒泣而止之以至於今行李已戒餞送略具獨所缺者子淵一言以寬教下士多某爲諸生時同門友也相與來取文某於先生子又有重愛焉雖無諸友吾其已乎矧有請言而歸之庶幾兩塞焉

送吳節推深齋報成序

古人羣居則相與箴規爲忠言不及私媿故其遠去則相與爲贈處一言半辭判牘藏之雖遠在萬里爲忠自是然則贈言而以規亦其素所有事非偶爲是一時丁甯歧路爲觀視之美韓子曰不以頌而以規存古之義也雖然有善於此不一列出之爲善者且怠在人無所於觀望在我無所於勸獎由是言之頌亦不可少也深齋吳公試推吾台三年於今報成將上深齋嘗欲得予一言至是尋前意縣大夫周君某又以謂我不得辭夫文章政事兼舉爲難有不難吾見惟深齋言文章審格辨制而以成家去其倣竊言政事折獄明法而以舉官去其請屬噫文章祇以潤

身政事專用聚民故予見巨編大帙不必爲人喜而喜聞人之善政矣是爲公頌深齋是行雷補京朝官將所與處益衆吾見處同己易處異己難處君子易處小人難處難有道正而不傷辨而不察無私喜惡有所必爭惟公其爲爭曲優柔忍不爲激以至任過讓美皆其事不者但不以才知加人亦足矣以是爲公規周君曰善遂書之

送貳教許先生之任漳浦序

夫當官領職實吾儒修己終事觀人品士之地定論之期甚哉不可不慎公卿百執事取益君民上下功在一身師儒職專養才斂功諸人有一不任一齋一學爲虛衆皆不任天下學校爲虛由是闕茸在位上下無所取益民蹙盜熙大亂滋起誤國殃民何所不至然則師儒在公卿百執事尤不可不慎衆才所寄也忝一身敗衆才不知君子謂之何如於是又有不可知者用人之地而輕視此官其道何也漳浦郡學貳教許先生授官吏部隨牒過家且去許氏宗姻有以茲行不可無一言稍也謂我者予諾而退旣而扣取日來樽豆隨之不得辭許實吾台大姓科第自宋元不絕于今在寒族世爲婚姻師友家是皆不得辭

先生學有功實高科貴仕在先生特懷中之物今官祿若是殆亦命之爲孽遂書所嘗誦如前之云以告先生幸先生慎乃職司正身教人屈伸之理尚未可知他日漳士輩出上下受益吾得觀先生之教以驗予言而先生之修於家者亦克有終人品高下可定論矣

送王龍淵報成序

皇朝沿古爲治百司內外凡皆三考在官誅賞卒事祖宗五朝法行在初共職之臣低首累氣救補湔除且不暇以是正職牧輯歲功其尚可也厥後治煩其目教逸其本土以故不學無志憂貧患失爲善不誠重以法寬禁弛由是率用忘民以逞行事共職上功課最皆臣之欺君與君之受欺之地夫罪莫正於以臣欺君法莫撓於以君受欺而不問於乎世道何如也夫臣之事君也行其志也憂國奉公裕民永命志之大稽也舍是不力而矻以終歲雖復儼然在位要爲皆欺之道也是故臣之事君也必如司馬君實趙閱道其人行事共職一人無不可對人言者一人夜則焚香告于天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行事共職不欺矣由是上功報成崇飾掩護不立一字擇言

實書出其肺肝具在什牘以是爲臣之見君可無愧
色事有經而民安業課之上最進之官階錫之車馬
服物無不可也反是黜之背之亦無不可也由是言
之今日之事可知也已有不欺者求一二於千百吾
尚患其指之未易屈也本府監郡王公殆其人公行
身以清馭民以簡嘗視篆吾邑旣至先理濫費民得
解縛於衽席之上訟止而不深事省而不畱予以古
稀之年十一在外令之去來吾眼中不翅多也間雖
有如陳如郁三數人頗順人意亦未見其快心明目
如今日之事民旨公之政久欲得予筆爲公頌章言
出而事不至蓋有待也今茲公有報成之行卷軸贈
言實由士林不得辭因事直書亦不知其言之過與
否幸其人誦予之言內各自省世道或有少補若所
論公殆可言確旣以定羣走之士并又爲銜惠之民
論所事也而書之

送郡博韓先生之任韶陽序

行者必有贈言古之道也是道也用於後世規不勝
諛言不暇議噫夫旣曰贈言贈言而不規不議諛言
是崇殆非古人與善忠於行者之意請自今更不須
卷軸累行者反當有損坐客曰大篇短章吾見子矣

往往行者之次曰吾從古拳石先生有韶石之行諸生求予言贈予請且規且議而諛言是去拳石疾時太嚴出言太直疾時太嚴吾恐諸生內懼而不親出言太直吾恐諸生求揜其過之不暇不親不暇教將安施教施矣愿就拳石少訊焉夫今之所謂教記誦四六希世猛進今之所謂教也用於他日民不受其澤正亦不失爲拳石今日之所疾是拳石以己之所疾惡教人也可乎哉不然亦非拳石損惡之道由今之制觀於人之情凡由舉人署文學事率以有司爲意順流進秩不樂也夫文學人才之鱸治方今大才闕茸自宰相而下人少震發鱸治不競之效也拳石健整開爽有志世事嘗恥人不如己與之談劇齒抗舌不及詬罵不止予甚器壯之拳石亦不予易甚欲著龜予是行爲教吾知拳石於今教鹵莽之外必也義利誠僞身口俱教病夫之言少助木舌他日韶石不有張曲江者出而名世吾必不信於是拳石之教澤潛被於天下比於一有司自力相去何如

贈郡侯東川許公奏績序

今制二千石多從內朝官拔其尤銓司以名上天子可焉或至臨問然後用之其慎也如是蓋方千

里土地民人安危休戚必主吏賢也而後縣屬吏得安行盡力以共成一郡之政也成最上臺部卿佐缺則選取超補其處夫以郡守奄至卿佐以是勸誘民不足養焉然則是舉終必行之亦只陰用漢唐以追降前代養民裕本之治不得不慎也我郡侯東川許公由進士地官尚書郎戾台於今三年以郡居山瀕海田少土瘠民惟業耕桑無他規營而吾邑路值其衝里不能四十歲正賦外舟車供餼無慮千萬公加閔惻厲儉教勤縣自令而下皆承和惟謹事有害利當興罷者令恆以言公恆以行于此之時吾屬得安田里不至大壞極敝者公之力也公上最戒行有日吾屬鄉仕咸曰公能率先屬吏導王澤究德意程功簡實宜膺超拜然亦以是不果復來吾屬無望矣雖然至時公用其理郡者理天下而一郡六邑仍在焉矧吾邑之困急公嘗念及區奠拯援當在所先無惑也則又皆喜曰公卽超擢不果來吾屬於此先用自慰不失也必也車馬器服獎錫還任以需後命此則吾屬前公去時攀留我公之本意亦自不失也遂書之爲贈行序

贈袁二尹得請歸鄉序節略

古之君子方其進也先已爲之可退不待退之時而爲之可退也乃若必進則以應人之求不得已姑以行吾之志志之不行律有通之不在退遜乎故進可緩而退不可緩古之君子未有不明於進退之理以立於世者

周蓮渠獎勸序

古者建官勑制不問崇卑近遠具以爲民而謂守令獨以親民任其責而他官可使秦越相視必無是也大官且不言守令之上監司部使皆所以督察守令不得忘民以逞甚者奪其官是監司部使之於民反更不淺守令養民監司部使去其害民者以果其養訖其功同舟之義不足言也雖然官在不若人在上不以私望其下下不以私應其上忘私徇國下上一心由是守令去其牽制迎合坦然行己之志害畢罷利畢登民無宿愿俱已厭足旣以是得民之心又以是獲上之意致位通顯施名竹帛凡皆下上一心忘私徇國之效於乎休哉吾未之見也而庶幾於今日先是吾邑財力盡於私濫鑿脂椎髓民不聊生久之令以朝正去任本府底僚晉陵吳侯暫領其事省費去敝民心頓回剝之復也旣而三年正職吾邑空堂

罷黜侯得不去八閱月而晉陵周侯實來復之無妄也侯健爽有文清身勤民乚安其業餘力以及鄰治庭廢客訟託牒委借十五六在外近從部使者得上考勸獎有加夫官理之難莫若守與令而令爲尤難得民之心不必獲上之意獲上之意不必得民之心侯一施而兩得焉侯之賢無私予嘗誦之則不意一時牧守監司部使及侯至者又皆賢無私不然下上牽制迎合茲以不免而欲一施兩得甚未易也於是見下上一心忘私狗國并與其效近在是已而謂吾所未見庶幾於今日見焉不誣也嘻世道殆其少競否耶侯念之人有言百宰相不如一循吏謹書以遺述史牒者擇焉若其致位通顯目前近驗不可論

海山歡頌詩序

良子弟出而憂國長民必行其志不爲利勸不爲威止靜而篤焉動而不欺其效使民樂其業境內休謐天下恃以無事隱然方國有人而取重焉嘻此豈非賢父兄之所爲教更所望於其子弟而不可必得者耶夫仕宦而及其親之存築養堂於廨次迎必致之朝夕承歡如在家畿旣不忘君又不遺親夫生世不可必得之至愿幸而得之豈非人子一大快而百念

俱廢者耶雖然使民心不悅於其上其勢必將胥怨
以及其親吾見門屏於此內則烹金饌玉列竹屯絲
疊篚幢綵之儀與軒蓋爭赴外則蹙額舉眦羣指偶
姍怨歎呻呼之聲與歌鼓接嚮養於治所而忘民以
逞此殆尤非所以厭賢父兄之望而有其教也然則
必致其親於治所其法當以民心養以致樂斷斷不
易也我郡侯東橋顧先生用直道改官再起爲吾郡
二年於此政以勇濟不忘志素尤重民財參覈節均
去苛挾弊民間一毫不入姦墨筐篋中臨事慷慨有
所未恆無論上司記牒往復必出於我民心欣附至
謂侯之勤恤我者過我自爲期耄之年亦自謂眼中
未見世常言文章政事鮮能兼兩亦自侯見之若侯
所謂靜而篤焉動而不欺以道寬民者耶賢父兄之
所爲教而望焉者可必與否何如也今年某月日愚
逸公以迎致實來七月十一日公七旬初度辰也以
侯貴烏紗白髮坐閱觴酒 詔服金緋蓋異數也民
心熙熙誦聲將作方患無事可假以見意而公至矣
於是闔郡鄉大夫暨士庶咸動目竦意翕然旣作頌
聲流於六界際海窮山無遠弗至先期二守周侯親
睹民樂重以同官之好謀於府推王侯購冊軸錄繪

事用爲羣言籍名以其實曰海山歡頌旣又以書幣抵某俾爲之敘仍屬本縣丞袁仕敏督視催發至日以薦觴酒嗚呼人才難得某適念之於此黯然慨慕寥寥遠賞得一人而醉心焉豈但同衆人恂恂徒樂其政德其上而已也因不辭爲之敘夫亦使世之欲迎致其親否則凡有父母者由吾說憫然不敢易其民鹵莽其政而民德其上矣

嵯志序

徐侯爲嵯三年於今矣民樂其仁士趨其義於是刻新志十卷起地理止藝文視人之所簡忽者而獨加之意可謂遠於人矣某往來京師去台山登天姥扣石城而西嵯爲道所必由每泛舟剡曲目觸環山未嘗不黯然而思以二戴王謝之風流願一卽其嘯詠之遺處恣想而托親焉逐昔人之履綦以爲樂顧視左右乃無所考問而止矣鬱乚何如也今觀是編廓然若啓蒙覆何其快意哉以某所遇言之志亦不可以不作也夫志有以見得失別賢否達善惡於後世於是取之宜有大者焉區區考沿革識山名搜摘昔人之遺處以侈耳目快心意或未足以盡志之蘊也然則志果不可以不作也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

外史掌四方之志皆道以 詔王後世始以一郡一
縣爲之志而志爲一郡一縣之書不復領於王官亦
不以 詔王於乎亦可以觀世變於是書矣侯名恂
字信夫吳之嘉定人是役也屬筆於鄉進士夏君時
震德州知州周君靜之縣學長教余君貳教林君周
君鄉士來宦共五人則掇而合編焉各盡其能而時
震實總蒞之志成侯使聽缺吏王某以志與幣來請
爲序

余氏本宗圖譜續編序

余之得姓自有鬲氏始於唐宋不乏貴仕巖鎮之族
實由桃源建炎間有諱潛者定居官下子孫日益蕃
富顯融是稱大家遭元兵殆無所考信至十一世孫
廣始修宗支圖於譜牒既盡之餘十四世孫芳復因
而整濟之成一書曰余氏本宗圖譜文於前後者諱
銜相摩皆論言之士見今十有六世孫育知文飭行
殫力本始汲匕然文乘世譜日舉在心尤急於譜序
不以多爲解於乎自昔哲王之理比長族師閭胥黨
正詩書禮樂德行道藝刑賞又如蒐狩祠祀射鄉飲
序講訓讀法以至畫衣冠表宅里凡所以教禁章示
勸迪以納民於善者殆無所不用然而未足也又必

使之知其世是故周官小史掌奠世系辨昭穆自時
乃後太史公拳匕於述世家隋唐而上圖譜有局知
撰有官四方以家狀至者官爲考定貞觀中又撰爲
氏族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雖不明言
其意指要之皆可使之知其世也夫知其世爲知其
身之所從出也知其身之所從出則知所以愛其身
知所以愛其身則自不敢爲不善亦自不得不爲善
懼辱其身之所從出然則立譜之家子孫固宜何如
也乃若中人小家昧厥本源獸聚鳥啄俛匕以爲生
卽不曉所謂世爲何者適有豪傑出於其間則不可
知必也一等循常蚩匕之民亦何所顧惜而不爲不
善亦何所觀聽積漸而爲善於是其人殆不足齒而
望也夫大姓名族譜牒照皮清白忠孝世載其德於
是雖欲弗望於其人殆非事理當然也育字養浩別
號鄰菊從弟延安族姪維馨皆與我梗聚而好且克
肖其家者雖然鍤於余氏後人尚有望焉

野航詩序

故人吳廷高甫嘗讀杜子美詩取所謂野航者二字
爲別號士林知廷高爲賦野航類皆手書卷冊時又
有遠致片紙委箱案者日且不足廷高擇其言之善

者人之有名者次第登用置諸左右以供過往者不
時賞閱蓋詩多未有序卷帙蕃而無所統一以屬某
夫詩之義博矣縱言予復何尚焉獨念予與廷高訂
號命物之意若猶有未領然者請以予意先而問焉
吾聞多種不如少種之獲也重任不如輕任之舉也
夫舳舻鱣鯨蔽川礙日非不窾然大舟也然而先於
掄材有忝工致或少弗戒幾何而不覆人沈賄喪王
委者耶豈若吾廷高一葦之爲適也廷高殆所謂知
時審已獲而後種舉而後任者耶若乃泛菰蒲載烟
月擘音往來於水之光廷高所取航亦但如是而已
耶局於器而不進於道飾於名而不喻於志竊爲廷
高弗取也廷高曰嘻吾忍不卽對用畢子之言耳子
前之言是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敢請筆硯因
次其辭如此

三世青雲圖冊引

吾邑三世科宦曰胡曰魯曰范曰盧獨盧祖父孫珠
貫玉累是其爲三世尤未易多得盧之後人文學弟
子大韶嘗出其家三世青雲圖冊示予求一言盧吾
邑舊家大韶曾大父諱巖與鏃先都御史同丁卯舉
人會試乙榜終某官大父諱榮實吾邑庚子八人之

一會試乙榜終某官考諱濬予同年丁未進士由秋
官郎中出守三郡皆有政譽黃尤著稱典教作郡俱
有可述夫惟宦業無忝於科名祖父孫皆克大其世
此圖冊所由作然不可無引首亦不暇更端而以卒
篇吾家科宦亦數世於今前人之積茲可謂大發夫
發勤則積弱積弱則慶尠所謂不絕如線殆謂是夫
於此吾甚懼忍不以語人言未及也今茲言及矣而
大韶昆季又皆可與之言而盧又予父子兩世年家
因遂書之使二家子孫讀其文而懼且勉焉餘三家
子孫勢必求其文而讀之以發其懼心而各勉焉此
予之志亦必不暇爲無益之辭徒以榮世科而止也

新山先生詩集序

詩在吾邑時盛於元之季世殆時事無可爲退而洩
其憤鬱亦士之所遇然也同時倡和曰曹新山聞集
大汪本真曹筠軒鏃五代祖學可先生相望後先曰
於景魏許得靜周伯煥楊東麓凡九人可考見亦盛
矣哉至論其人之所得於詩新山在諸作其淺深高
下之狀若上尊之陪黍稷蕤賓之領五鐘實一時詩
壇賈勇奪席爭雄者邪新山諱文晦字輝伯別號新
山道人所存新山二稿皆出先生手書點畫亦不俗

先生六代從孫學嘗欲得吾文梓傳是集蓄意幾年
一日縹緗溢案則公叔介其鄰生賈詩送致爲敘詩
案據地也徐閱焉凡爲巨帙者六皆曹氏之故其一
訓兒錄公叔八代祖霞寓翁所著次卽新山正稿新
山詩餘次橘坡稿次祭儀譜系附次天台志俱公叔
曾伯祖友橘修著呻諷諸帙又得三人焉先生之兄
霞間老人霞間之子烏岡居士居士族弟筠軒是也
於乎盛哉一家六人有賢有典余嘗閱經籍志某郡
先賢錄若干卷某郡耆舊傳若干卷亟愛其名例復
意其爲書必也節煩舉要宜可完神於博觀間以語
同方先爲吾邑一書旣而撫拾耳目攷覆紀志乃指
亦不肯下夫稱家於百里之內無慮數十今使求人
於家則一家不必得一人人顧少於家也是故不敢
徒費紙墨且以重累吾鄉詎意時月過從之地不審
如此爲之撫卷自失且懲未至公叔實曹氏後昆之
賢敦克嗜義殫力本始嘗議增祭田葺祠屋乃若珍
襲六帙以壽遺文則公叔自以爲功

竹仙文集序

文章在天地間盛則有衰先秦且不言東都漢之衰
長慶以後唐之衰南渡宋之衰由是言之詩自晚唐

文自南宋以至於今奄乚不起瑣乚盡態識者至以
恥代爲患雖然予於是知所處矣吾夫子大聖人而
待人甚恕嘗進狂簡思有恆文獨不可乎謹附茲義
以爲論文忠恕之道在是不然勤一世以爲心者代
不少人而使之淪沒同於草木仁者不爲爲今之計
莫若展其可傳者限亦必有道不得徒恕予嘗竊爲
之說夫文之傳有三其一文傳文其一人傳文其一
人文俱傳請得以唐事喻柳子厚文傳文李習之人
傳文韓昌黎人文俱傳論文以傳而不以人不幾於
不知類也乎哉自今論文以傳參求補借會通之道
行而文無不可用是故求其文而不足則論其人以
傳其文求其人而不足則直論其文以傳不然以人
廢言亦必有不可廢者用是道也而論文以傳殆不
翅代有其人所謂恥代庶幾其免乎若吾竹仙處士
之詩之文雖不離晚唐宋以後習氣殆亦扞心出意
盡我而止則不爲摹竊口耳馳騁於外如眼中一切
之文况在先生學知體用品入善人參求補借會通
之道行先生之詩與文無不可傳者予與先生面識
在神領之後先生子鳳儀善聲律比興之學又知所
以不死其尊人可謂克肖有功之子吾所望於後生

如鳳儀亦有不可多得

余氏徵後錄序

予往過武林與古歛余惟馨及其族父延安氏遊舊矣惟馨別號蘭谷予作蘭谷詩是時予不知有鄰菊然已知其家必有如鄰菊者以二君覘之也既歸惟馨書來求追慕堂記并來其族父鄰菊先生所作記繼是後又聞鄰菊多義舉賢而有文於是乎恨見之不蚤矣所謂追慕亦嘗縱思之卽無有一字出鄰菊意外者姑爲銘以復至是鄰菊書來求敘所謂徵後錄者曰待是以傳夫考世莫若紀載其次則文章又其次則譜牒蓋紀載天下之公文章衆人之公譜牒一家之公噫徵後所由以輯也今夫讀君陳畢命而知二后之名烈讀崧高烝民而知申樊之體備讀徵後而知余氏世德之雍容抑是錄也慮之在後一時夸世未足云也至如系緒荒遠譜牒散落拾一編而有攷焉若盲之視然則是錄於余氏何如也錄凡若干卷起記序詩卒編一時名人所作爲多鄰菊名育字養浩岳音先生嗣子賢果有自哉

天台詩集序

前輩及同時有一詩循匕估匕可舉口誦就使不足

傳永遠而勤一世以有事於此亦自可念後輩及同
時要當多方且存不可使自我泯絕去我爲我後之
人吾無如之何也已况餘善亦可厚民風華士習不
可不用吾邑前輩詩亦多傳布在外增刻則前輩某
人同時某人凡若干首將就梓方瑤范盤請予言敘
集竊嘗怪敘人之文之詩而狀寫過實無有限極高
者議青天深者訾厚地不量廣狹而爲奔放瀾漫疊
疊不足之辭紫色不辨別門不察摸搨不校語常意
近紀律不飭凡皆得爲粹精奇作一無所嫌恨以是
相人之文之詩是亦足以誇後世矣則不忖後世亦
有耳目言而弗應將不斥爲欺罔爲淺識有損於己
無益於人殆未可用不翅然也無操觚翰以出於述
作之途誰不愿文如韓詩如杜志存堂室而不及望
其戶庭者尚多有矣今茲稱人之文之詩若是易也
人見以爲是不難吾殆嘗已至是矣於是人得自恕
曰粹精不在我何所欠缺而須更力是稱人之詩之
文之溢專以止人之進噫近世一切之文之詩厭也
不起爲朝代之恥是雖世運使然吾見淺識溢稱不
能不助由是言之序集而溢斷也不可用然則宜何
如不曰後世自有耳目後世自有耳目則莫若直書

某代某郡某人作者以遺後世使自得之或遂及他善某功某德以明言必有實如此而止已

哀輓錄序

予與公以法屬聯事於南公又予同鄉浙人在小官便有志操不隨人下上故予二人以臭味相與扳慕狎近焉自是厥后仕止判隔惟心未去予可不言公以孤卿前後陳乞訖致其事以歸也未久以卒於乎臣以忠梗君以簡任君臣之間兩無愧負際遇古今何如也於是又欲觀公忠梗之事條葬祭贈諡詞臣禮官言之略備以至墓銘隧碑奠而文輓而詩連卷累轉言之又略備予何言哉傳曰篤其實而藝者書

之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公爲人樸毅義在必往足不局於推刃之地心至氣至可謂篤其實者已然而摘實以書未必皆藝者夫人或以忝公竊爲公忿在予之執筆於撰述之列也有年矣間出意有所論議亦不敢以耳口之所聞誦孟浪就之必徵吾中所自得以故論者久在我稍又曰子之文殆起晚宋元人之衰落論者愈聒愈不敢以是必信聞譽言則捫心不快今茲雖以公之子純之請不得不一書之然亦竊恐非藝者夫人忝公是懼姑述以遺後之人倘予之

言一如論者在公或有少助未可知也遂用爲羣言引

蔣氏族譜續修序

吾輩有身所以任事夫事莫先於收族莫大於收天下夫收天下在人雖行能視孔孟不能使人必用若收族殆由我也有志之士姑用其由我者而盡心焉其在人不由我者吾其何哉吾嘗恥王政不作比閭族黨連民飾生之法不行由是又怪今之士大夫志不在民偷墮其官方鄭重其身圖嘗竊撫心謂可如何發手欲爲而關鑰在人於是羸縮於中姑用其次或可小損溝中之瘠庶幾萬一僅以自慰亦惟聯族

收家或可少辨於此蓋聞一家修譜百家整族爲於此者或成於彼風聲勸迪興感之理似難厚誣在人者或未必不由我也吾家之譜修於先公至今五十年矣而未有繼之者予久不快於此首就危壓日以爲意以未塞而蔣氏適以是事要予言是時病丹雷臥三徑實與竹仙林君暨蔣氏竹林棣花共朝夕因亦悉其家人族屬饑者有所得食寒者有所得衣弱者有所得力流亡去井里者有所得廬畝夫以飽暖者之羨爲饑寒者之積是殆能以一人之心爲千百

人之心也審矣於是吾先已知蔣氏之有譜既而果以敘請蔣之先周公之子某因封國爲氏至漢有三徑避莽賢主人是後宦業世序茲亦不暇一一蓋嘗斷自初基安山之祖四七省元始傳世於今十有一子孫蕃多德善禮文經訓蔚爲太平名家其尤可愿慕者修譜繫族有聲有實視虛名誇世言之長而行之短相去何如予嘗曰修譜之家可以觀世於蔣氏尤信然則興感之機在蔣氏之譜不當愈神邪予獲廁名是編由是編雖曰止活一人亦可以藉口矣於乎凡爲蔣氏子孫富貴善謹之外名節兩言尚其勉之吾觀蔣氏黃紙表門卓有貞妻名節適其家德又蔣氏先世之奇公所望於後人亦以是物先德世教無一可緩凡爲蔣氏子孫尚其勉之若乃珥貂列戟門閥之高不以辱蔣氏之譜

嚴氏新修族譜序

窮天地而族姓不亂統別了了計惟修譜爲然異時有拜子儀之墓稱閔損之後見今立譜之家多以己之宗祖爲他人子孫冒昧可笑此不時修譜之效也且譜立於此可以誨孝弟厚倫紀昭世德考門地中間節目又如此類者譜之係於人家大矣吾邑嚴氏

係出富春客星之後宋開寶中有諱文卿始居桐溪
爲天台人淳熙初諱君煥又始分居縣圃之西屋比
尉司衙先生實與竹溪晦庵二先生友善嚴氏舊譜
當有二先生手跡遭元季兵火無所考藉則斷自五
世祖庭桂始庭桂二子簡生叔顧叔顧生宗浩復往
桐溪爲嚴氏嫡派肅本學教諭五子長立武懷遠教
諭次二起潛次三止山事在縣志孫虎太學生次四
輝大任本學訓導生貞可先生今祀鄉賢祠鄉賢三
子長郁生璞璞生賓次飭豐縣教諭生丕丕子重毅
重毅由舉人泰州學正次晏鏃先君少時師生謹實
嚴氏賢子姓鏃所受以業舉進士今修譜者是已而
其譜斷自可知者始於乎兔夫以亡之祖宗爲他人
子孫不賢不能也昔老泉蘇氏斷自高祖以下晦庵
先生以茶院爲始賢者於此偲也自今以後立
譜之家亦合取式於老泉晦庵若嚴氏子孫但當以
時修之庶可以窮天地而不亂也嚴於台獨爲儒戶
非他姓可比世德如此爲是子孫固可望也譜旣成
吾師命鏃序之

潘氏族譜序

郡城西潘氏族出婺源其先以官定居子孫日益繁

洪武初疫殲焉僅一子五歲譜牒亦尋毀於火至是而其幾世孫璣與伯兄玘始斷自監稅公修潘氏家譜因其姻厚陳敏之要予一言予子激亦嘗主君兄弟爲館客更來申其說予聞良璧之尊翁西園公孝友樂善人寓白金災後取得之封識宛然予爲西園詩用其事西園旣歿里以上於郡縣縣令歐陽斐書真義士榜於其家良器少有至性以兄在學官力任家事未嘗少見辭色尤殫力本始觀於譜可見良璧兄弟五人子若姓若干梧桂枝輩俱馴雅可嘉又善治生良器以醫鳴求於明者暮夜不休也監稅公之後將復益盛西園其再初也他日賢子姓起而重修譜牒衍肆續書由今知古良璧兄弟之功其將泯乎

菌玉集序

予以張一泉之謁得誦是集誦已有一言夫人之生世所謂更倡交和不去閭社里鄰坐集中履篇章賞定觴酒流連旬舉月不廢人生居鄉樂事宜無過是矣然亦不可多得雖吾邑亦有少愧於此黃巖舊稱詩家林圃今不損也但老病不及奔走下風聆宮徵發朽枯姑書此以塞一泉之請使歸以復於南城旣而一泉不足予之言予因亦以不自足予之言舍其

大而用其細掩其德而出其技未說南城雖我亦不
得護前以卒成其謬夫南城大者孝在人之口惠在
人之心生而貧者恃以養死而貧者恃以藏宣政監
司獎記洵至聲流而不礙行成而不秣南城大者礪
礪如此凡其一言一語主爲南城苟非蔽善之人此
可無不用乃若工比興窮格法以勤事於篇什里倡
鄰和章掎句角一觴一味流連舉月噫詩律酒杯僅
以自見亦以自寬殆亦君子游藝弛張之節抑末也
宜一泉之不足予之言雖然篇什在南城幾不入妙
摘其語置諸齒牙如嚼芳鮮至更倡里鄰詩酒爲樂
予更津津慕羨不足在我然則南城可謂兩得參備
細大文實名與身俱不恨者耶自今一泉倘肯入予
之言幸以是質諸南城訖事焉遇蒙谷亦可出此使
得因是以教我南渠甯山賢竹林本自愛念我但不
知曾有一言教我爲文與否草窻竹樓實一時詩道
必用亦可一言及此

送貳教孫先生之任常德府學序

姻里孫先生以貢授常德府學貳教停家且去其門
生王汝正陳青雲等徵言爲贈先生與予有同門之
好不翅嫺里家言不得辭亦不敢常言悅耳示先生

之不廣方今士風日落習而安之無疑怪無非是以故治效日微民力日訕 國家光遠之觀靈長之藝殆亦少損某於此恆竊憂焉今欲如古人之教養淵源積漸有先有後宜未可猝致亦欲稍議轉旋輕兵急救去其習安一二宜莫若且責望司教養之人則提學風憲次本學師儒次本府州縣正官士之仕以憂國奉公急民勤恤爲得人不然雖狀元及第拜麻入相亦不失爲非才視才有無多小爲主教養者賞罰是法必用先於鄉試錄舉人名下載師儒及府州

縣正官名氏提學風憲名氏有錄序登科錄名氏先提學取便考見厥有微策予於此日夜腐心慎未去

口偶因先生出其大較亦幸先生之助我也於乎古之教者患在士之旣仕或不能憂國奉公急民勤恤是故淵源積漸顛理乃心以爲他日出政之本殊不以利鈍進取爲士之患今之教者惟患士不能取高第至大官旣至則意滿氣得無復更望其如何於乎古今理效相去之遠在是矣先生此行幸爲我嘗試之吾將用吾之法上於吾 君與相君者擇焉如吾之法先生旣至施教於諸生必以立志爲先謁氣節爲啓戶隨以義利誠僞之辨孰辨焉取與去就死生

辨之地也然後以憂國奉公急民勤恤爲仕之的不
如是可無仕義利至仕之的皆氣節之事目而謂氣
節之外別有義利等殆其未然夫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先生專心殫力告教在此諸生才質可望待人開
發者亦何故無其人若舉子之業所以取高科至大
官者諸生茲能自力先生於此只宜高枕不問吾聞
常之爲學科有其人彼汲匕於進取者率多不在民
而身家是圖幸無見助先生行學老成可與之言大
吾之法將因先生而行吾法行先生當先衆人受教
養得才之譽則自此升矣彼其治行無聞勸庸不立
徒登高科空至大官 國家見行功績不足爲先生
言也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序

蓬島春暉圖詩序

南川先生之尊堂王夫人今年壽躋八袞八月某日
夫人設悅之辰南川以守官遠地意欲遣人送香炬
饗家爲壽方念之治下生李迥陳絰等因侍教得之
語次亟趣善畫者王一清爲蓬島春暉之圖旣連爲
卷軸則爲詩爲歌爲詞賦率用揮張圖意必窮盡博
極而止可謂善頌善禱者矣獨所少者卜氏之筆則
相與走吾里以某與南川好也坐而索噫二三子之

意我之意也吾儕方愛慕南川求所以盡心於南川者而未得其便茲豈所謂事之便者邪南川以鄉進士倅吾郡於民有德於事克濟文墨喜士乃其餘力然則欲求盡心於南川者非我與二三子之意凡吾台人之意也是役也南川不欲以家事累官下密弗使傳言於外以故幹與茲少南川意也在昔賢母有餉鮓封還反平獄輒喜者蓋嘗以修潔望其子而恥其爲不仁也南川在官得人之心如此足以慰母氏於千里之外雖不獲奉觴酒膝下爲壽斯亦可以藉口矣南川之季曰某庚午舉人待甲魁家居是日也綵衣觴酒夫人膝下未日無人南川之尊翁歿幾年矣卽存多容食家事盡在夫人於是見夫人之善教其子而其子能不虛夫人之教也夫人家世多老壽至百年者三人則夫人之壽固未艾也蓬島海中三神山之一仙人不死之藥皆在焉春暉以比慈母之恩見孟郊詩二雅臣子祝壽於君亦有曰如日之升之云圖之義然也否則有諸作者在

送行詩小引

侯以廉勤惠吾民吾民安焉惟恐瓜及茲三載考績適又有更賢之報瀕行吾友賈一之王子春潘堯卿

三人者相與賦詩吐情以爲別軸而歸之侯三人布衣之賢者侯皆得而友之且使之戀戀於其去則侯之爲人益可識矣

菊徑遺芳詩序

惟豪傑之士身自興發蹶起爲善無事觀望其下莫若念祖束身亦衆人趾善之捷徑也吾邑舊家知念厥祖者偃指可得十之一二湖酬季氏其一人也季之前人有字公彩者元末不仕築南寄山房經史通習手澤尚有存者喜種菊號菊徑道人響像柴桑示志見仕止也菊徑七世孫端號因志山人少遊陳國

錄先生之門以獨養棄去舉子業適關郊饑詔下得輸粟損餓死者藉遂用是榮其親代祿養嘗就道人墪土種菊數株自爲詩一絕用寄念祖傳芳之意困志卒而詩益布和者甚衆困志三子曰侃曰伾曰儼積爲卷帙題其上曰菊徑遺芳以示予予與困志善三子俱克肖俱尚禮義工吟事金玉之間薰然無忤因一言之使人得以困志父子徵予捷徑之言爲不妄也

怯齋詩序

夫人知與之爲與不知與之爲取知怯之爲怯不知

怯之爲勇雖然與則與取則取怯則怯勇則勇時與
義而已耳聖人所以教我者豈有意耶彼其有意焉
者與非與以爲取怯非怯以爲勇是殆河上公欺世
自便之術審於二者之間怯之說表表可述也噫惟
伐罪之兵或得以有意處之雖詐有所蓋也詩曰
世道殺擾久沙蟲更幾時天心王法在我作怯齋詩

敘昆蟲百詠

凡詩取自言己意爲多咏物之詩隨物劑量不關人
事謂之貌匠在三百篇諷刺之義可言哉子良是詩
咏物見意與他作者不同子良平日所學當亦不忘
世事施於家者可見其志世未有不修於家而善爲
國顧有爲孝而於國於民不能移一念以善後卒事
子良勉乎哉行志固未易予雖耄尚及見子良於國
於民也姑書以見意

秋溪別意詩序

古剡史君讀書善吟講爲人簡克疏爽又多伎能盡
得於山水龍穴向背之理因以至吾台吾台之人自
縣大夫以至齊民之賢有文暨叢者之子孫多敬慕
奔走歎住無虛日居久之且辭去篇什盈冊曰秋溪
別意君於此又欲得吾文余領君之此意實在聚糧

治裝之前事至財一出口人有誠心理不可虛辱古
之君子遭時不讓賢則退而明醫卜卜自司馬季主
暨蜀莊尤著時其卜也對臣言忠對子言孝餘人無
不舉正言順就事設教以求足日醫之爲伎愈疾起
死先爲利人後求自足形跡明白有可辨正者范希
文相醫之說予嘗有言廟堂不正不若簾肆相君不
職不若治藥秋泉之擇技何必異是藝書曰陰地不
如心地又曰吉地乃神之所司善人必天之所相由
是言之風水家亦未嘗不欲人爲善如醫卜者亦事
之類也秋泉不用於治官則用於擇技始亦希文相

醫之說秋泉謂之何也請得與秋泉卒業焉予嘗煩

苦俗生宅兆災福之問而爲之說曰地未易言也卜
宅之家先必有人而後可以言地吉地於此其人善
也天右善人於是有所司者解以授之因得吉地非必
師之目加明也爲不善者反是亦非師之目加暗也
至論災福後應土石不能自力依合人事僅乃成績
善人吉地其法謂之聚生氣二生併力雖欲辭福就
災亦必不可惡人凶兆其法謂之聚死氣二死併憊
爲災爲福可預知前算噫宅兆災福之理如此端使
風水具眼目如郭景純亦必不能以惡家得善地傳

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吾於風水家亦云秋泉於術可謂善擇吾幾不愿爲秋泉之爲况婆婆岑嶺先得眺覽自逸舉足奇勝不煩折簡言及之舌下津津徒爲噬臍遂書以爲秋溪別意詩敘不出別意篇什自足不敢以文爲長物

贈馬孝子序

忠孝之道立而天下無事矣天下國家而已忠臣正身裕民而國以定孝子謹身養親而家以甯旣然已而天下攘也復有事焉則天災流行饑侵之爲崇至是亦惟忠臣孝子任其責是故忠臣孝子力已竭矣心已盡矣猶其未竭未盡也凡皆有止足惟忠孝無

止足之理過分之事有所謂過分納肝割股之類僅僅是也雖然臣子之心至是直可貫金石入水火橫勵高深而不見其有物必往不局誠至如此納肝割股亦未可少也况所謂過之者正以防民之所不及由今之世言乎國臣急其私民受其敝元氣旣傷根本不固當此之時更得納肝之臣棘心刺骨而以發動夫人人使小變其積習以幸其有國亦足爲善事未暇他論言乎家雖不孝之子家則有之亦幸今之世人子往往多有刃體爲孝感耳激心非若納肝之

臣曠代一見恍惚有無不足觀望興發是故不孝之子雖家有其人而有所觀望恥愧自爲禁戒不孝之習因以尋常無大傷害向使累累無剗股之子是其日滋之勢天下將遂爲梟獍之區亦未可知然則納肝剗股果不可少也必以爲過中踰矩棄而不錄是橫流之水敗去其防可乎哉本縣蓮幕淮東馬侯嗣子宸甫弱冠不及一年天性孝甚母劉夫人病劇宸以股肉進因亦愈侯守官吾邑九年於今持身無取民與己之事馭民有除苛解媯之心他人安坐而不畫侯率隘也焉予常受教於侯因與之議處本縣夫役屢矣但上之人志不在此因以止若侯可謂有德於民無愧祿食爲小官之忠予於是亦望銓曹不次超用少助有國噫是父是子可無一言况以侯之民之求遂書之并爲朝正行序

送太平教諭黃君考滿序

宏治四年五月鏃起病寓杭太平林君天爵黃君彥良以事亦來杭暇日來我祇園佛寺揖而言曰吾師黃先生長教九年去任將有贈者敢以子之言旣坐而數說其師之美各出迭引聽者滿目言者不休嗟然乎衆善之身也先生莆中世族用鄉進士爲是官

於吾郡著邑往來道必吾縣鏃得見焉先生亦步視
鏃窮巷中鏃於先生則傾耳相慕倒履思見者也非
直會遇泛泛在於一朝者也然而未有知多如今也
始吾聞先生於太守山陽葉公與其邑人二謝先生
吾師梁先生二先生同縣又以交鏃嘗以四人所取
爲吾自信至今其門人高第又稱盡先生平日鏃坐
而酬焉先生則誠賢者矣加於衆之口名於實之下
於乎復有不掩先生者乎將而在高位者乎強書以
授二君鏃方去家別老母離緒不取爲文

陳公壽序

皇朝自鄉達士有二途焉其一三年一薦士嚴其法
領於禮部以待事其一歲一貢士半其禮亦領其禮
部以待事旣薦有貢所以虞疏漏補不至杼室斛滿
流洩成學爲後來置足地也陳公某與鏃之先大夫
同門爲友天順間貢禮部充六館往來于家以須期
至歲久見深不味於仕曰耕有田蔽有瓦衣食足以
度朝夕忘寒暑子孫不去左右山林泉石舉目投足
就之不勞樂之無禁旣有以畱我而吾犬馬之齒先
以不可用吾已矣遂決志終焉成化乙未儲立
今上皇帝加恩海內 詔以從七品服待成均之老

而願閑者出公意外以從公願亦難遇矣哉公少入
邑庠治詩不苦而能雖云志在功名不專貴富然而
必悟此二物者理有相因而至同途而行豈固無意
於富貴邪及其老而筋力智慮不足以相吾志也則
一舉而并去之嗟夫世豈無有忘亡之事以貪人之
貴富者邪若是者於公何如也公今年古稀而益其
十公之姻家徵言爲壽陳吾台巨宗公某從祖母兄
也吾父交焉吾弟又取焉吾又辱愛焉故某樂見而
應之

徐履庵八十節文

徐氏系出偃王派於台衍于婺後之族蕃茂溫足百
年如一日若巨陂焉朝夕視之而不見其盈而不見
其涸也蓋積厚而發之漸故其利久遠如是也於此
焉豈無有焱匕之家然朝榮暮悴若滌水驟然發聲
如雷須臾寂然已還其舊矣蓋少積而頓發之其勢
自不能久以彼視此必有不願易者矣且履庵爲人
天與篤誠妄言詭色求之嚮像而不可得交道甚古
不苟同於俗趨蹌翕忽擇勢利以爲去來謂之稱其
家者也

許壽官八十節文

予聞之長老云自吾爲兒時去今纔五六十年吾目中所見老壽之人何其少也乃今所見何其多也當是時年七十者謂之上壽一家以一人爲多於是五十者人視之已若耆年老宿今也則不然七十者比肩八十者相望廣宗茂族或可得數百指嚮之五十者今以七十者抵之七十者僅可以比九十者其言如此亦不自知其何爲然也予聞而嘆且嘻夫所以致壽之多如此者蓋以太平無事之日久受氣完固而傷之者弗至也然吾竊患之於此矣夫物至則反戒將爲皇生復之理斯亦可畏哉蓋言訖加歎而止

司先生七十壽序

古之君子以養以字不得已而仕則有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之律解之者曰古之君子必審己而後求人必量才而後受事予曰不然夫人之情雖有過人之才傑亦必不愿疲精殫知崎嶇下上狼狽於此世去暇逸服劬勤則以爲得計萬萬無是所以至是君與相者知我舉而加諸尊位委祿餼於廡下恣所用之然而在我者又復憂時閔物不能卸遣於懷於是始有翻然而起盡心焉者方其盡心於所事亦何嘗不厭薄弗堪慷慨羨慕如馬文淵之在浪泊蘇子由之

居穎濱一則誦少游平生之言自以不可得一則贊
管幼安功業不加於時以深致其意而謂人情愿樂
於此吾不信也是故予於同門但見歲貢受官澤宮
者心甚豔焉其在今日尤旨於此官雋永不足言喻
夫官閒責薄去就輕贊刺不加可以優游卒歲披懷
恣意無少虞慮於其間此予所以艷味不足也噫由
人情亦可以觀時事矣吾邑文學司先生來教於今
七年矣今年二月十有六日先生七旬初度之辰先
期諸生某等謁予言至日用舉觴酒予久病頭痛及
脾弱發春得少間尚不任筆硯之役姑書以見先生
自旨於此官比於予之旨人宜更有味去健羨以養
氣體遂爲先生壽先生直任宿學久伏場屋以貢受
今官教人有本末諸生無不意滿原姓柳氏其先宋
監察仲塗之裔是後曰瑛曰紳皆至大官誥勅尚有
存者曰仲永實晦庵同年俱王佐榜進士由監察徙
居至今爲潤右族皇考樸庵司氏贅壻因今姓予於
樸庵方有述茲亦不取多言

施公孟和八十壽序

帝王之治天下必以孝譬諸一穀療饑窄匕必用而
不易者邪乃若施爲章示之節固無事乎家令而戶

詔之亦曰貴年尚齒而止矣是故三五之世皆未有
遺年者也此可以見事察微矣嘉靖改元新天子
施恩宇內自古稀至大期肉帛有差冠帶施於八十
限少不限多於是大耋之老有趨者止者趨者奮牀
第杖子孫變冠加帶以出曰天子施恩山草之臣
不敢不受止者焚香炳炬北望稽首中心領感曰
天子施恩山草之臣不敢不讓不有受者何以章
主恩不有讓者何以見民志夫衣冠挂身榮賤立辨
若非守常自足之叟其視烏帽綠袍侈爲何等貪榮
慕盛垂次金紫冒進強荷士大夫固有所不免山谷
之叟篤信履道有如此者亦可敬慕堯舜在上下有

巢由於是守常之叟上可以觀 聖世下可以勵貪
鄙惡得不表出之以告夫人人吾邑鄉西舊族方前
施公孟和今年壽躋大耋某月某日其初度辰也姻
交僉曰屬有榮老 恩例翁殆其人相與縱吏使就
冠服翁固讓不可曰吾與吾巾履相守舊矣吾恐門
戶之神之猜我也吾耕食鑿飲老子長孫井竈不易
邱墓有主何者非吾 君之賜吾受之吾 君亦多
矣不敢更辱衆稱嘆而退翁巾履如昨翁季壻蔣尚
賢曰翁今年古稀而益其十伉儷偕老諸子能家二

孫遠膝翁於是可少者衣冠浮榮不可少者觴俎一言亦以表翁之安恬靜固以告夫人人使無偽焉幸不爲吾鄉樸俗彈笑予與尚賢甚久因其請而書之不敢辭

壽愚隱先生七十詩引

愚隱先生袁翁今年壽上七袞十月十又三日其初度辰也士林咸愿賦詩爲壽卷軸旣成珠玉在視予一言引其前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今若翁非其爲砥行立名者耶翁簡質醇行近古人以居於市獨坐斗室不入市一塵惟吾伊之聲在世牛生足跡不親貴人之門

獨與吾從弟鉞德威鑰德文銑德精及予爲淡寂遊其自足不求蓋如此然則諸公之詩殆亦所謂青雲之附非耶雖然人患無實名不名吾猶是也翁八世祖某由新昌徙居天台翁有丈夫子四其季佳讀書工吟事餘力穡但取養翁姑書此爲七十壽俟至八袞尚當爲翁大書之其施於後世與否未暇論也

蔣翁壽序

尚年優老虞夏以還訖爲典制載在方簡肉之不足則帛之帛之不足則几杖之几杖之不足則奪其力

政以養而爲復子之令其在朝之老則有三五之目
祖割親饋憲老乞言等數代增姓益未易盡述至我
國家尤加之意 祖宗時民間年九十者得用其官
者服御是冠帶之令猶似太束至 今上皇帝始損
縮年紀用侈厥賜八旬者聽不待九十昏敗之年溘
焉空受可謂至 恩於是黃髮烏紗梨面綠袍里有
焉公一人洋洋乎覃施之盛古未有也予又聞之學
而老者衛武公仕而老者姜子牙秉燭之光公尚勉
之夫貧民悍夫均是 皇帝之赤子公富家尚當爲

國加念公又長厚爲人當益數信義以貸以化以倡
引天下之老而受恩者邦本將由公等益固用是醜

恩拜賜不可吾爲公畫之如此公曾祖仲山與異
母弟仲信以孝友聞永樂間陳翰林因前令康公爲
著和樂堂記家世有自也翁之甥汪仲教壻孫希曾
一二髦實求予言

坦軒陳翁七十壽號序

獻歲後幾日潘余二生謁予曰坦軒陳翁今年壽譜
猶先生之去年也二月十有二日翁初度之辰用舉
觴酒所少者先生一言曰然坦軒少予一歲予蚤與
坦軒爲居鄰爲通家方其髫髻時相與巷遊市嬉眼

中所見類多予大父行當是時予兩兒蘭苗芝萌視
耄老幾何其至是忽也則有今日而人以大父視我
矣生世何如也雖然年至古稀吾兩人者亦惡得不
自慶幸也耶在區區亦惡得不爲坦軒一言也耶二
生避席曰坦軒實翁之號翁亦欲因是取一言之教
於先生敢以請曰軒號之建本以救偏省闕遠咨弦
韋之義而曰此吾所養吾因以爲夸殆其未然予嘗
讀論語暨易坦之爲德屬之履道君子下是而擇言
及之庸詎非弦韋之義乎予蚤有幽憂之疾視坦蕩
不無有愧坦軒宜無是疾其爲是解殆稽其所養雖
然愿相與勉之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
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朝夕以交戒我於是
作抑戒以自警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予與坦軒
雖老視武公之年展焉尚二十有五雖自今日發足
於學亦未見其有不可者矧若秉燭之光頃久亦不
必論予與坦軒勉之 國家恩例民間年八十授冠
帶在坦軒宜無弗及至時亦以觀予兩人晚學進益
何如或可執役事於古人未可知也并書以爲坦軒
壽亦以復二生避席之請

吳夫人八十壽序

近吾邑財力盡於私濫鑿脂椎髓民不聊生至又無
所控訴久之令以 朝正去任本府賢幕吳侯實來
覲領縣事省費去弊民心忻快不翅大暑之濯清風
尤善治訟得其半辭輒割悉具伏既而三年正職吾
邑空堂罷黜民始全被侯之惠澤而侯之才諳亦得
隨地展盡剝之復民之幸也侯視事僅六閱月新令
且至民聞不憚曰侯將舍我去矣我輩何以去侯揆
非文詞不可用陳敏之走予謁先是侯嘗謂予曰某
不幸家嚴卽世老母在堂今年春秋八十某月初
度辰也敢以請至是敏之又來兩屬受之不得辭夫
人子之去家而仕也行身治官宜未暇關白於其親
而其善惡之效比足以相及其政善也字民也民將
胥戴以及其親其政惡也憇民也民將胥怨亦以及
其親是故孝子之去家而仕也坐衙退公如在膝下
行身治官率不敢忘其親以逞不然民之口吾不能
爲之開閉也若侯可謂不忘其親者已予嘗因事有
言凡人父母在官下者當以民心養以政樂侯爲政
而得民之心如此固賢母所望於其子者侯昆弟四
人侯年最少是日也侯遣使饜家香炬之外卷軸以
民心往於戲侯之所以養其母者比於諸兄孰爲多

少既以爲太夫人壽又以去侯兩用之侯工詩善真
草書政暇擇山水佳者至焉至則畱詩前人一聯一
句好者輒能舉誦嘗考中館閣爲同事者所註得今
官有聲實可遠大望

壽陳安人六十序

南溪之賢尊素庵陳公以生員冠帶年若干而卒母
夫人林孀居教子訖于成南溪是也夫人今年春秋
五十有幾某月日夫人設悅之辰門生陳某等以爲
壽羣走予謁予以不才家食之日居多守官歲餘而
老母實在養侍無別難苦心之事以予之無苦知人
之苦未嘗不爲之蹙然若固在我南溪視予爲有兄

弟爭畱養事反不若不肖孤專行自便夫母在閩之
南兒在越之北望雲陟岵必有甚不堪居者於是將
何所慰吾南溪晨夕之心香炬饜家近世通用當不
足以療憂盡意粗遣具文可也於是將何所慰吾南
溪晨夕之心放筆徐思古人則有常讀韓集歐陽詹
生遠親去養自其父母所愿然不得罪其子子亦因
以養其父母之志卒之詹與其父母以昌黎傳且不
朽詹與南溪俱閩產其志同所不同者詹有才無命
南溪才在進取高科貴仕數日可望異時七閩有以

文章事業顯揚其父母必吾南溪不說詹生無疑遂
書之先以慰吾南溪晨夕之思然後購冊善寫寓歸
爲太夫人壽亦以慰太夫人使樂遠其子遠其子乃
所以責求其子者在是矣滄澹不足言也南溪善教
養文章足以發一時才力足以辦一時之事在他人
亦可以止不知在南溪自謂何如予則曰夫學以不
足視有餘不以有餘視不足素庵有文實以志歿身
太夫人德在多庶不止教子一事并書之

簡軒輓詩序

簡翁卒且葬幾年矣鄉之人慕古愿簡各欲爲詩歌
以輓翁詞未屬卷維縹且壓皮翁嗣子曇先欲得予
一言引諸首予方叩心於此子來卒吾業嗟夫今之
宰牧少恩類多煩擾百姓或因以濟其私予甚恨焉
安得起翁九京使領一郡或百里之寄以無事待有
事動若移山時若雨旱由是元元之財力不撓於宰
牧之公私所謂吏民同聲謂之不擾簡之効也更得
簡者數百輩分布郡邑時政庸止少補邪僅有如翁
而使老死蓬藿惜也柰何翁予婚姻家居縣治東半
舍而近予家食之日久性又喜遊吾邑東西二鄉予
每東遊徐爲東道主一餽卽在徐亦多頓次焉鑰門

繫駒歲以爲常翁故饒財羣季皆贍麗有客主予至未嘗不重席沓飲妓鬢接膝歌鼓盈耳然而簡衷彪露亦自可捉由是見予之健遊亦東道之助雖至於今予之野心勝具視前日亦未多去至則飲泣思翁亦幸羣季後凋賢嗣克繼老興得不壞也於是益悟翁之爲有子曇字世清別號岳峯讀書工吟事困廩空於長弟嫁妹有父恩力明賢禮賓鄉論謂之光家之子不妄也羣季惟隱泉與我最密盡哭諸兄弟尚獨好在諸兄內一人予從姑之夫通判吉州并書以乘韋諸作者

木齋陳公輓詩序

歌以哀死非古也事之變也今之所謂輓詩歌其德以哀之事之屢變也問其所起則左氏之虞殯漢初田橫之從者孝武之役人三者其始變也變而至於今成於弊矣夫歌其德以哀之非其親戚無德則不必哀也何今之世盛德之多也往匕卷帙在手則必爲之竊笑以故不欲應人之求卽有應者必其人吾令陳侯之始至吾邑也大父木齋翁時尚無恙未及三年告哀之僮自家來邑人德侯之廉視翁之歿猶親戚也相與弔而哭之旣哭爲歌詩以哀之詩成以

授某序之

茹古處士輓詩序

自羲軒虞夏至周而禮樂經制無所不備自周歷漢至於今而禮樂經制無所不變或趨而悅或趨而文趨而悅者十八九趨而文者十二三今之輓詩及志墓等殆所謂日趨而文者類也吾邑數家必曰泉井蔣氏予嘗酌酒賦詩於藍泉之次既而盡閱乃所藏卷冊竊嘆蔣氏家德於是乎可恃以久也年遠代疏傳聞口耳將不有所止乎蔣氏之秀曰選選之曾大父諱某賢也太史杜先生銘其墓為詩以輓者連篇牘盡一時貴仕大父諱某賢也憲副楊公銘其墓敘

哀輓則方石謝先生方伯龐公實文卷末父諱某賢也簡質急義別號茹古發潛之什流離箱案予方為之敘嘻是物也實蔣氏所恃以傳賢也夫父祖身賢難也子孫知鄭重其賢亦難也知鄭重其賢則不賢者勸勸賞行於家而民德謹於下民德謹於下而官治恬於上若是於有國裨益何如也選字尚賢溫令工詩雅愛客隱然一振其家有不知茹古者觀於尚賢可想也詩凡若干首必使為之序亦文之滋也蔣與夏婚姻家尚賢予畏契尚賢之季父器之予同門

友以廩膳生棄去息音青紫當取文於方石器之親
往得之

封奉直大夫方公輓詩序

吾守方侯至台之二年尊翁奉直公實來視其子既
去復一年侯以三歲朝正訖事在途發書得奉直
公哀問將遂徑趨之而家人留官且問道東行爲便
惟是不得已白衫麻履還過治所爲位哭數日且去
於是侯之民合六邑之名能比興者咸徵爲歌詩以
哀輓之且以寄願留不已之意於侯夫德其政則願
留其人留而不可得留則必有託聲義於歌謠以抒
下情紓憤鬱不徒已也若所謂思劉君輓鄧侯是其
事也然則此詩之作意蓋有在焉不然而能使作者
蔚然而起嚮然而趨力不怠而志樂之若鳥鳴春水
赴壑侯且去也而得人之情如此宜必有所以然而
然者否耶然則世有求台州之善政者亦可槩見於
此矣詩既就卷試推前進士俞君以書與幣來俾鏤
引其端因取作者不言之意以復於君而爲之序若
其明言而已悉者如奉直公之休聲懿實茲亦不必
贅也

石峯輓冊序

夫人既死復求其不死是其處心當何所不至而其
事特限於不可爲而不爲爾使有可爲復何所論計
今之所謂輓冊殆猶是也今之所謂輓冊其辭溢有
弗溢求十一於千百可也噫茲其弊也殆非所謂吾
石峯也石峯良我友予嘗作石峯記其爲人大都可
省也姑書以爲石峯輓冊序

楊存威處士輓詩序

予讀前志有某縣先賢傳某郡耆舊記之目不得其
書未省其氏名行實然想見其時民俗休美爲善者
不得散落先已愛其名稱欲就吾邑一作之每至發憤而未果間嘗記憶母妻之家似亦有四三人焉或

可以實傳記言未幾時楊錦世聘用其考存威處士
輓詩序來請世聘在予室子爲從弟其父爲世父予
忻然受之處士諱某存威其字處士孝友天至推行
是道施於宗姻里黨物爲之應到門求直者踵相接
予記予委禽館餼時處士暨其仲卽某之婦翁存某
處士又其二季存某存某相與怡怡秩秩予幸日侍
左右聽緒言第恨不及二處士之考彥茂翁而及其
弟彥謨翁翁遇我厚且知我嘗詔其族孫鄉進士奉
新曰汝必請益於夏妹夫是時某實布衣小子翁已

有是言更不問二人形跡翁可謂能不以身外得失
論人所至真是有道者何但知人鑠感記翁中心恨
恨實在於此予小子激實娶翁之曾孫女某與翁之
諸孫鍊世科復爲婚媾家由翁之知我固宜有今日
滋以講舊好也二處士實翁之從子必有所受於翁
而存威處士尤號健爽至世聘爲人通達知禮止爭
斷訟兩世一德遂用書之以引諸作者亦以備他日
傳先賢者舊尚於是取焉

止菴潘先生輓詩序

止菴潘先生諱陸字永才人表整瑋天性孝友嘗處

恆德故有年亦用是富甲里中館餼

者養孤姪潮如己子嘗與飲于鄉爲縣
大夫所禮異年六十二以卒鄉人遠近咸共齋咨爲
賦哀輓之詞流離箱案所缺者卜氏之筆止庵之孫
瑛常業舉進士尤工於詩而於止庵不朽事寤寐以
之予旣與之遊子良遇我又特歎盡是役也當誰屬
之古之述德表行於是有易名如彝齊康惠凡皆論
一字以取信於千萬世而有餘後代所以發潛昭
遠往往崇卷牘累作家長篇短章光流茂格然而尚
猶有不足取信於後世則不但古今人不相及實亦

世道日降人心日俛雖於今有聖人出亦不得以單
詞取信於後世況其下者時使之也太史公曰閭巷
之人砥立名節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久遠哉然
則齒牙餘論在今日愈不可少或謂彌文近佞未之
思爾

梅巖選稿序

世之論詩者工是尚予意工吾所自得可剽合衆口
為工殆其未可子良之詩自得甚多吾愛其
韶健也不患其未工也自得於清新韶

業詩之道吾亦不知所更加於此矣
少年不愜意之作子良之友陳敏之

陳以莊所共選次曰吾以觀子良他日之進也子良
穎拔疏爽予與之久子良嘗業舉進士曰非吾所謂
文也逃於山水之間吟諷為古文辭以自憇其志或
不在文也子良勉之萬八千丈之山其下必有異人
宅焉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同郡趙方厓先生原定

嗣孫名賢重梓

記

孝義門記

匹夫為善於家而天子不敢忽於上夫天子而不敢失一匹夫則匹夫亦榮矣以天子而資一匹夫之善而用之以化其鄉人是其勢不得不重也且匹夫為善而天子加焉以是令眾庶而勸其善其何如也哉古者公卿大夫士皆所以化也而又取於庶人之中

所以廣其化而用其精也若其執要而舉博公行而
得利先王以是驅天下而不言傳於今而可用是固
足以寓王道之術而見天子之心也於乎其微哉大
書綽楔誇一人而止卽鹽官有爲善之家董公至其
子元德君而益章之義則破產其父之大孝則致異
其子之深旣孝旣義執事以告 天子表其門而勸
焉由是人皆榮董氏父子以爲匹夫幸於 天子甚
不易也而不知 天子自有取焉鏃慕董氏父子者
旣不及其父益思往見其子蓋去年而始至焉入其
鄉遇人輒稱董氏父子董氏父子不輟吾耳其鄉人
之化而爲善吾未見也然而口向焉則化之端也君
之子淞學今而喜古顧以鏃爲慕見而交愛焉曰吾
父祖爲善一再世而有此門請久以子之言鏃樂見
其將化成於其鄉也而書之

西軒記

衆人以名呼衆人之中有不爲衆人者是故不得槩
以名呼也豈但避其名并其字亦不愿稱是其爲扁
號在賢者始足以易其名與字不虛設也不賢者反
是王氏予世講之家子春家之賢子弟予折行輩處
之金蘭之藉有年矣子春藏修之室在正寢之西鄉

人稱西軒先生不出其名與字視出其名與字若犯家諱不賢而得人之尊奉敬畏如是耶西軒今年壽至古稀三月二十九日其初度辰也門弟子徵言爲壽因以西軒記事請夫藏修之室君子所以居學西軒學至是年至是與亦不知所以進西軒而爲之辭雖然可但已耶夫學苟未至於聖人率未可止昔衛武公嘗箴儆於國使卿以下朝夕交戒無以老耄而舍我是時武公年已九十有五然則下聖人一等其學訖無止歇之時死而後已可也西軒勉之嘻在西軒宜無待於予之言待予之言而後勉焉者衆人也予何敢以衆人視西軒竊願以西軒發衆人是故言有不暇擇以有取於此之理也遂書之

始得隱巖記

余旣得楊家邱望其北始指問之王子春潘堯卿曰是崖然者俗云開口巖古之人未有至焉今之人其有先吾二人者邪乃道北郭至神蹟石祠上山始折而東出一嶂仰見盤石覆戴土山上達其上平正可憩自其上仰而近焉側如堂牆危壓土山上山行三百步巖前列松守焉人來如履門墻若將睹其室家之奧也始入向之壓者起而覆焉狀類立擔墮其前

如重階階上可十數人居之檐下視二三尺皆異草
托焉補積綴插間置鮮稿如緣如鈞搖風滴雨如墮
一珠可俯仰翫周覽而息酌酒還坐嘉卉傍羅攬不
卽除松韻崖上坐見根株清意自涼風來助之蕩拂
左右掠約襟袖衆皆意滿堯卿唱聲引指觸崖壁而
曰此可無醉可以其名爲却醉卽呼而定居其上則
遙峯平參明川微映脰阜環麓并目一見而邑居不
去亦在右眦北爲清夢如却醉而加隘前有石三如
虎牛一字臥石間楕平可置席余嘗假寐於此遂以
名出清夢無覆有臺攀摩不可上惟見重巖如危垣
古巒赤朋黑容冠然藜藿佩然滋芳潑藍爲蘇遺粟
爲苦世有善工畫不欲售也他日操梯從之果得異
焉互以淺檐布足於外而居其下余手鬚茅棘墜之
崖下而進修掩却醉則巖之第二成也余以其名爲
石閣居其上則松見親狎戲拾巖上小石擲之應手
肉匕入耳可喜降而察之始悟所謂無覆者下一成
其盡也旣盡且覆所謂第二成者始附土上壁下復
人類人兩目予以右爲山廚堯卿呼左爲石巢廚以
受壺學巢以設坐臥名以其能巢之覆展於廚宇下
津黑美蘚固其上燦燦如聯星可數玩出石巢覆盡

丈許有穴如石巢而深余不能易其名曰外石巢則
升於其上與松絜長而巖之覽備矣合而舉之以名
曰隱巖始諱其陋是巖也遁於近覆於青天之下無
一綸之翳而眼不察誰守而固誰匿而微果有隱也
哉或曰是巖遺於人者非也乃置石其處

遊石橋記

遊石橋必自國清始由國清憇足佛隴常止宿焉余
願之久矣是日始與潘堯卿王子春同宿佛隴明日
既十數里山水漸益迫蹙漸益幽佳結束會聚窮爲
異觀以日中至寺僧德茂遇災後掃盡藥覆草屋入
九間客來覓袈裟要客入坐具茗菓導客去沿澗絕

流有屋負巖而出曰曇花之亭倚檻先得之橫亘兩
山平臥飛泉狀若梁欂旣償所願去由亭石下接其
端而坐墮雪之漚驚雷之音水石倏忽耳目不暇其
下絕壑延頸視之窅然深色踐履危峭逡巡偃伏一
水自西北巖上飛出適會在此合流輔勢而來趣下
橋腹而滅其間可三四十步止者泓澄動者浚激分
布石面有所未浹則皆滑淨可坐臥余就而樂之旣
樂而去復攀亭右投橋下循線路披木葉逶迤旣徹
仰視石梁已在半天其下懸流數百尺貯以石潭深

處黝黑出其盈流兩山間未究其極始入砰鞫幽寂
廩神震魄不暇爲狀徐窺梁下見之縹緲疏明呀豁
澎湃傾崖歎壑驚珠駭玉追霏杳蕩與遊者接潤淒
眉滄目疑有而無宜其久而不欲去也明日將行復
往一觀既下而上噫可謂雄瓌絕特不常設者矣余
始疑其不爲之於中州大國而於此若有以列而藏
之使人不得見焉而以慕造物者之設是亦詭矣然
又惜其名天下更古今而實不傳於外是吾儕邦人
之責也於是始爲辭以遺聞而未見者

總山記

謝孝子之墓在杜家山之原墓舊有庵二謝公始因
而葺之剏而稱之曰會總取會五服之人以有事於
此也因更山今名二謝公夾山麓爲居開門登山不
勞甚便逃寵祿味靜退家居之日爲多又二公一也
是故營於其上者首尾接焉日月新焉凡若干年而
工告休焉於是墓有碑有厝碑之宇庵有祠有享餼
之所庵之前方巖書院書院之屬有相觀恐聞二齋
有方石山房桃溪書屋二羨室庵之西環以竹樹曰
竹林池庵之南被以菱芡曰采藻池匕之上構石面
水曰采藻亭匕之左累石承漚曰濯纓池匕之東南

其翳四撤前祿大水曰望海亭後截方巖曰仰高亭山之南有石門之北之東亦如之南北署其前以墓門東署其背以書院門而題其前曰台雁東南第一山噫不有作也而建置不裕不有裕也而規理不衷不有衷也而禮義不從具是三者而有作焉不在於公宏治癸丑鏃始遊焉而見公之爲樂也兩輿募山而來就書院而休數亭池而遊婆然相隨喀然自枕列坐傾壺更占成韻當是時雖鏃與同遊之士皆得與公之樂也而未有知公之作或曰茲山二公之跡也余曰不然二公嘗出而憂天下其所施而未竟積而未施者退而作於茲山甯少見焉然則茲山非獨二公之跡也乃所以寄二公之志也乃所以見二公之用於世然也公嘗謂鏃記之雖鏃亦欲強承公命而茲山之文所謂墓碑祠記等皆出西涯學士鉅手數公鏃僻陋小子畏塞且未暇更敢恣口云云自取踐踏邪獨念鏃辱從二公遊舊矣理不當過爲自謀以方長者之命或者二公之志其以未昭也於是乎書

遺後庵記

太平之隸土曰木杓嶼鄭氏之塋在焉累三世不更

卜至四世號融軒處士始爲屋嶼傍以奉墓祭噫是
足以遺其後之人矣旣以名庵復使其孫燿來請記
於鏃也雅不欲爲文於是善爲之辭以觀其意與之
坐而酬焉曰是果足以遺其後之人而無忘矣文不
文殆未爲事之急也燿避席而起曰未也陶土斲木
可恃以久乎可恃以久不在夫文乎蓋夫文者其用
實其體虛託於金石竹木以行於世而金石竹木不
能以其壞銷毀金石缺爛竹木而文固自若也故凡
物之可恃以久者莫過於文此吾祖之志也惟先生
哀而與之庶幾以遺其後之人而無忘乎曰有是哉
遂以反於處士而用之處士所居地號新建里鏃往
過逸老方石二先生望處士之門嘗以不獲登處士
之堂竊自闕焉計自今復往過二先生必須止僕夫
人拜處士於融軒倘得至所謂木杓嶼者而覽觀焉
退而狀寫江山墟隴形勝一樹一石以附茲文之末
顧百世之後系緒寥遠搖落轉徙之餘幸而陵谷未
至於易位或者尚猶可使徵吾文而得之去之愈遠
而無忘也

見霞亭記

折吾廬以北若干步爲赭溪夫以近故時時遊而樂

之傍有郤吾得而樹柳沙石間計樹之日十有六年於今矣往來清樾茲欲作一亭而未實其實以今年某月某日也噫吾豈有力於此吾久固將伺便於人而始遇得之蓋賢而與我好者以成吾志於是柳陰與瓦宜瓦影與川宜而景加好目而遠之其前山爲赤城霞彩爛然飾以翠綠屏立標舉若天作之以輔吾亭者矣旣以裁其亭之名復自記之曰吾邑無亭亭自我始作之前此遠矣得於紀次亦有一二亭於吾邑至於今亭蓋漫焉於草樹烟雲之間求其藉而不可得况所云翼然者耶若是而謂之曰吾邑無亭亭自我始作之亦未見其爲不可也夫人之情苟有階於此雖使次而進焉且猶汲汲若不及又肯畱時齟齬以自擯於閒曠之鄉固人情亦才之所不能已也獨鏃以不才故輒得自引去低回於此世恬而無事弛而絕意惟一邱一壑日以不足此吾亭之所爲作也然則亭亦有時而不偶然也成吾志者某人某人

業書樓記

文選黃君建重屋於正寢之北旣成盡升前後所蓄卷帙於其上而字之曰業書之樓予聞而嘆曰世祿

之家不訾奢淫計黃氏之以官顯者父子孫三世於
今矣又是樓之制特爲宏麗然不以助歌舞而以壯
圖籍不以狎絲竹而以呻佔簡舍逸樂而事勤苦由
綺紈而踐儒素可謂在流不隨惡而去之超然遠慕
者矣又聞黃氏之先世服儒業爰始都監公七世祖
珂至以讀書名其堂高曾世創松桂軒爲師友講集
處繼是後連用以顯而定軒先生尤孳匕焉益訪求
遺帙至數萬卷故吾鄉稱聚書必曰黃氏蓋至文選
君而樓亦不可以不作而作樓實定軒志也宏治乙
丑予嘗一登是樓周覽卷帙而文選君以諸子求爲
記予嘗一登是樓周覽卷帙而文選君以諸子求爲
可繹理固然也後世道在編簡有志於道者就編簡
而學焉夫道本在我乃反求之竹素紙墨之間事已
左矣况道未嘗求而徒取記誦以爲學者乎夫讀其
書而遺其道是故編簡日繁而道愈病晦塞由是也
編簡日繁而一不救於道之晦塞世有欲假秦火以
爲快者意蓋有激於此云於乎夫豈書之罪也哉讀
其書而遺其道其弊至詒詬於書若是逼也然則有
志於書者可不慎歟定軒於書皆手親目過自足以
遺子孫其効至爲時名卿沒而可傳於後世文選君

早年見志稍出而施用年未六十以病歸所得於書者然也若其文字所在細大精粗分散總統漱其醜啜其醇屬厭其膏髓以遺其糟粕博取而約行之其効至可爲聖人而止用之澤天下不用垂空文以訓蓋必如是然後爲業書之至盡其道不愧其實吾於黃氏諸子竊有望焉光前迪後以遺斯樓無窮之聞者在是矣蓋五子俱賢皆能讀其父祖書紹繹綰約紛而綰獨爲可畏

撫松軒記

張文成佐漢爲韓功成乞退慮不旋踵諸葛武侯審起佐漢大功未就以死爲退陶靖節自以家世晉室宰輔有子房爲韓之心宋建賦歸去來辭有孔明不仕孫曹之節三子者志義才權俱百代人物之曠見陶翁但未用耳予嘗寤寐焉尚友焉面目千古情至而若私焉執鞭之役殆未足以喻吾歎也嘻豈曰慕之云爾矣恕己量人可無古今竊又嘗自誦之未暇引楮墨以實筐篋今年予入城網庵任先生方築室四楹於正寢之北刺取陶翁之辭以爲榜日曰撫松暇日以記事爲言噫若網庵亦嘗慕陶翁之爲人因事以見意者耶請爲網庵卒業焉夫陶翁之罷彭澤

賦歸來夫人所知而共羨也既歸而行事撫松盤桓亦固其所至遇田夫野老輒相與草醢泥飲慢廢不束殆無雅人之度此則衆人之所未厭而予也亦嘗少槩於中於乎其殆有由然也夫人於此負才傑遇時艱是其愍世揣己豈不願贊大策立大功以展見於時不徒已既而一不獲逞則韜機略解方嚴舉胸中之礪崎盡於平易紆隨闕茸焉出之勢也譬水之行地滔匕活匕亦欲擣龍門撼砥柱踔鼇海以出其奇施其壯窮遠而後止既而一不獲逞則滙爲平瀾溢爲安流漾瀟澹泞浚沓邇迤汀去聲然自隘泊然無競亦勢也夫以陶翁之賢生晉宋之交重以家世晉臣意豈不願入而謨帷出而踐閭臬寄奴壽典午如子房孔明所樹立藏怒未已既而大事且去無所更望張弛轉移之勢自不得不爲是漫廢不束也紆隨闕茸也不然必發狂疾觀其述史詠荆軻諸詩拒道濟餽遺等事翁之鬱匕不逞奚翅可想綱庵以爲何如綱庵起家文學博士雲間再轉分教南雍所在養士外又有斷塞奸弊寬民等疏居南雍三年外憂服除引疾臥家甚決可謂有所不爲有所爲者爾視陶翁亦可無愧但所遇之時不同耳綱庵生長清朝

從容進退疏堂安樂不願泥飲吟諷太平不願詠軻
夫網庵遇時康獲順適如此又以見陶翁生世之不
幸豈惟陶翁子房孔明無不皆然遭遇時艱不得已
出而委身受役雖曰功成名顯殆亦非其所願也網
庵曰然遂書以爲撫松軒記

重修楚門塘記

自溝遂之法壞而引灌陂蓄之利興皆主於棄地與
水以爲利若捍海固晦不使有棄地亦以爲利又以
防災於民廬廨舍倉庫隄障等不但固晦而已按塘
宋延祐間江心寺僧祖紹私錢所築凡三千七百丈
而零歲久且壞也且修復實本寺僧傑斗崖至成化
九年復壞復修實樂清縣典史李某十七年分隸太
平宏治九年洪潮復壞本府通判袁侯築塞空勤十
八年知府方公親到看計止築內塘未幾亦壞至正
德十年本縣知縣祝君某始修築外塘合巒垂辨祝
陞去壞自是夫屢勤而弗績如此不以其難故耶夫
難在人則誠難在事吾未見有難而止休焉難而止
休升天之類是也在人之難難在無志志至而事至
觀於是役信然否耶是役在今日切近以災 聞下
浙江淮勘合修築則楚門所千戶吳春等奉 勅提

督水利視成于上則按察司僉事劉公某抽檄臨督
細大經理用力於中則本府通判王侯某協志畢慮
幹頓於下則本縣知縣鄒君某鑿之廣以丈計若干
高損廣之十幾椿杙以數計若干竹篾以斤計若干
土石之船計若干工役以日計若干銀以兩計若干
田不爲塗民寺共若干畝房屋去災官民共若干間
楹始事於某年月日斷工於某年月日于時軍民胥
賀皆曰事久無成旣成不可無片石以表今功以告
後之人鄒君以功在王侯不可墨也有如衆志差吏
陳榮持書幣來謁惟夫水利一事行之在今猶有古
帝王設官馭民之意其爲民之數多爲己之數少非

若鹺司馬署銀官珠使領算主權清卒伍管租賦凡
皆以勸民而取之損下益上之嫌未易開說當其句
校徵發緩急寬苛停減放免雖有地措手可屈曲憂
民顧職狃名習威攝利勸加以中才俗吏於是其處
之也有經變之重輕能自克與否可想悉由是以見
民之困瘁於今日不爲不力而茲役不與焉吾黨之
所喜聞而樂言者庶其在此言而弗盡事之理使有
遺言於後則何如蓋聞成毀之理往也而有焉不旋踵
况潮海之所震盪陵齧出入危慮者耶然則居成事

固未暇也適鄒過我談是役更以喜爲憂先我得之矣言而盡弗盡非所以爲益損也塘舊名江心以所築僧寺今卽其地曰楚門

愚庵記

國子何先生嘗用其別號愚庵求爲記予受諾而未及事茲先生有國子之行諸生以爲言就鄙人之身有所謂愚迪而不化者請一一談之惟先生擇焉他人出言肆口任意不思其反誰爲契勘予於僮僕視若嚴師他人食貧求所去之恥有餘力予雖甚苦於是而與之相守弗營他人攸往行李就道計程數日我則迂回躑躅消搖自頓先人而發後人而至他人宦達偃身炎勢攀蔓附蕾蚤要豫結我則不然春沸花狂日若不見他人論事伺人顏色以爲進止今人不受予言若唾臭腐予於傍鼓舌益力人謂之是我謂之非人謂之得我謂之失人謂之榮我謂之辱人且視我幾不辨黑白哉甚者履焦原搏雕虎犯衆人之所深忌劊絕而不知止用之終身而不悔天下之愚孰有過於我也子訪愚而就我殆猶取珠於圓水之淵得之必也夫循名責實在理固然倘先生與我人各取雋不操一鵠所謂愚名同而實不必同於是

強爲之言予更懼其齟齬而弗入也竊嘗伏念
祖宗用人廣儲博采重在臺諫卽如六堂亦臺諫趣
裝之一途中間不無有梗由今日視之境然成路矣
予方用是卜先生之愚其果與我否也先生爲人坦
朗遇諸生以誠不爲貌飾動者徵言有物所謂愚忿
然已見端緒幾何不穎脫而出捉其舌者亦累矣又
何必踐中臺據上坡然後可卜先生之愚知其果與
我也予之言於先生入不入亦可槩見矣夫

積慶堂記

積慶堂者高憲鄭氏居室也高憲之先廣文先生二
十四世孫某始居焉世以詩書行義肖其家其後有
號公圃逸人者堂逸人手作也宣德中堂廢于火逸
人之子孫皆有存堂之志乃至曾孫瑄始與其季父
某協作之還其舊而以書屬余記之傳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夫其言大而切事世之名堂者咸取焉然
皆連舉二字而命之未聞以積慶以積慶意可見矣
古之有天下且長世者莫如三代方其始時泰山朝
日莫喻其盛其後寢以衰弱卒至九鼎遷七廟毀君
聽於臣國隨以亡者豈非禹湯文武不世出而暴君
昏主十常八九歟三代之季復有禹湯文武雖至今

存可也夫豈曰數百千年而已耶惟家亦然世之故
家大族其先嘗以積善累德有聞于時然不數世而
子孫已爲人僕非善固不足恃也後之人不能修德
以益之相與坐食其先之積間有焉繼以淫靡滋以
貪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其先之積幾何而不匱且
竭矣以祖先一二人之善而欲子孫代食其報善與
不善咸賴焉天豈若是其恕哉天不若是其恕世之
良田廣宅久而不墜者必其世世有積善之人焉求
之於今惟鄭氏爲然鄭與夏世有姻好某季母大鄭
子小鄭從女弟也小鄭別號三樂有詩名所謂肖其
家者

頤壽堂記

丁未夏四月 皇帝詔曰軍民人等自年八十以上
爲鄉人敬信者有司勸冠帶榮其身候時新進士
賜告未歸覩而察之貴年而不忘德大哉言也道人
而可乎旣歸聞諸家人云 詔書乃下老者相率奮
牀第杖子孫變冠加帶而出則往匕集市闐爲予數
其人多竊焉已而陳永慎王茂楊以狀來曰吾友張
邦佐之尊府亦以年蒙 恩縣大夫張侯采期頤之
義因其堂而祝焉願自今以往二十年服榮乃已上

不空受於君下得遂願於己蓋張侯之志也台人多爲詩而未有爲之記子善邦佐必子也予曰公蒙恩是也頃儲宮繼升大寶剗弊存良隳姦樹哲用之宮中達之天下持琬而定奮躬爲強若瞋開病去京師騰踊偏僻敷和高厚將應矣鏃聞治世其人多老壽文帝時年六七十翁遊遨嬉戲如小兒狀豈不以壽樂哉於是乎張侯之志有成也邦佐與某同升於禮部譁然其名威然其容茂然其中露其緒餘足以泰其身榮耀其親戚併書之

義榮堂記

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辛也世難不加野無宿甲而惟是之不滅眼不見兵心不虞難而有是之細血肉莫爲災而腹其無有之爲患於是振廩閉虛告實於我我取其餘載而行之若輸戶稅然後紗帽在首鮮麗在身四體弛焉以謝力政嘻是固生之幸也而亦不易得焉義官袁君敬明行於成化丙午上貸饑者粟不足而繼之也或請減之於其室曰義榮其友許君某謂鏃曰袁於台爲著姓此其父祖再有鄉譽以至於君是於孝友體質而成者也是蚤孤

長異弟豹而授之室以其篤志慈父無有嫁遠妹而無依者三於是每裝以己資其不以爲吝若猶可返諸其室喜讀書不味世利興美解難明賢禮賓其貴士也玉帛爲賤家有傳器遺文而蓄焉必破腹受之乃爲固敬之與見其人同君平生以爲此事一施而得名又獲榮焉慕卜氏以託其志且君有子而教之羽毛成矣窺天而欲騫矣榮將又逮焉子可無記之曰君與我好也子之言我之見也遂記之

松石庵記

明趙巖先生築居於松石之間而命之曰松石庵某松石半主人也而喜談松石之事於是舉酒於松石之間而告曰先生其聞乎昔宋文帝遊鍾山中道有盤石清泉亟樂之顧謂蕭思話曰相賞有松石間意噫吾於是見布衣之士之爲樂也夫以萬乘之主舉天下之物怪奇閎麗宜皆其所有而屬厭焉當無所羨慕於此矣而於松與石乃獨猶有欣豔不足之意以萬乘之主而一遇於此以爲至樂而布衣之士日與之居而不甚以爲意然則布衣之士其爲樂何如也一樹一石可以僑萬乘傲王公夫其高尚自足樂而不可奪如此則布衣之士豈可以不自幸於

山林也邪於是先生起舞於松石之間歌松石之詩若不領予意而自樂其樂也於乎其進於我矣

成美堂記

季君世範某從祖母兄子也嘗作堂三間踰月而成君尊翁是年六旬堂先壽期幾日弛役至期以觴賀者已乃商名於其友卒如君指榜成美二字蓋以作堂尊翁志也越幾年堂獨存於火人謂不沒君孝然未有紀其異頃也 聖主軫荒用言者售冠帶以起溝中之瘠羣往得之獨君以尊翁名舉牒不自取也

與君有連皆賀某諸父命爲成美堂記蓋君嘗以爲言欲因是得也世之一字半畝或前人所無卽軒軒

自謂光家子人亦嘖匕稱之不去口此中人小家規生慮活溫飽已望者之事也若其鉅族名宗有典有賢前者作後者述傳清而襲潔積良而累善世德不瑕家聲罔墜而欲以區區繼之豈不難哉季天台望家爲侍郎於唐爲御史於宋御史勅精舍傳後人讀書其中家學至今不落洪熙故元某曾從祖前都御史嘗記其嘉樹之堂文不愧實可謂德門矣夫代白易汙家美弗承於墜損乎何有君起益務修善令美事恥不自我嘗謀新先祠贖地若干步而家人不知

費從出其力善皆是類暇則娛意詩律謂之不羞其
家者於此見君之濟美前人其大者堂固無與而曰
作堂尊翁志也此見君廉於取名而周於責實皆可
書也書以貽君之後人則思繼述者知所取則矣是
爲記

古檜齋記

王氏之廬有古檜焉巨不盈抱高纔及題根株怪偉
條幹蜿蜒鬱匕蒼匕亭匕落匕如蓋如帷如層巒如
壘嶂又如仙人之帽玉女之冠菩薩之髻蓋佳樹偉
植也予以婚家子跡滿其下目得其狀口能言之故
不待主人之請而自爲之記之吾觀其於春也故叢
洗黛新萌露金鬘雲浴雨弁烟履霧斯時也使茂先
見之當拭目凝佇摸寫風雲之態而去觀其於夏也
纖柯鬪潤冗葉爭鮮停颺止吹速照延暉斯時也使
子建見之當搔首徬徨傾倒八斗之才而去觀其於
秋也疏枝巢月巨莖衣霜龍然虎息鵠去鸞來斯時
也使扈載見之當塗腸抹腹作賦墨之壁間而去觀
其於冬也號風泣霰簸玉籠銀暖色徹局寒聲入闌
斯時也使杜甫過之當呼酒索觚作行投之主人而
去時更景換千意萬態豈惟十友望洋四妙自醜雖

子溥之松子猷之竹仲言之梅元亮之菊然且不無一節之愧夫其春不花冬不條松與梅弗如也外剛而中信霜妍而雪秀竹與菊弗如也夫固宜其愛於人也主人甘斷檐殘檻賓客甯擘袂授巾重於人不貴隋珠趙璧左視夏敦商彝信於人也先桃上李則不以爲僑奴柳婢花則不以爲秦此檜之狀也居是者盍圖斯檜之不朽也彼子溥之松子猷之竹仲言之梅元亮之菊而今安在哉而其幽聲嫵色常若在人耳目者以有四人焉耳居是者盍圖之檜不足恃也檜不足恃也

遊金華記

皇帝卽位之明年有 憲廟史事詔收本院官而侍講謝先生實爲舉首先生行適與王古直俱過天台與鏃會於國清寺謂鏃曰金華吾鄉文獻大聚又多山水吾將道而游焉古直已在此豈亦有意乎鏃實欲之病不能遠去以辭先生出語稍持之旣而意堅歸途口傳二詩激我爲必行計明日先生先發截青溪數里近飲道傍田家以待我吾至先生始信必行望見欣然下階迎有句用俗一坐大笑還席復傾數醖罷酒去是夕宿龐黃門家明日早行近午過嶺曰

烏巖既下復起曰梅菑僕夫指之曰此山所以分二
州也屬爲九里坑有小水由山隙間循以爲路始至
往往疑其出稍出揭夾溪上嶺至玉山人家宿焉明
日曰唐婆曰西山曰東山曰黃泥俯仰諸嶺已乃見
平土厭行至鬼山趙上舍家時夜漏下幾刻矣明日
到縣再宿而去蹂二十里望見中舍王先生與鏃同
年陳希用偕來下輿聚舊識新哄道上有頃各就輿
是日期至王氏而止明旦具衣冠謁忠文公祠出望
青巖山弔古致景仰畢則曰鏃有疾遊止此矣蓋有
思其人望其門不見而去者鏃於金華已跋二縣得
其人二忠文公忠文之孫中舍是已顧未可乎且鏃
必有所不去一覽而無闕焉於其中不願來矣固將
斷耳目遺山水幸他日復來供新焉先生與古直行
矣泛華川涉雙溪至激水而止餘則道他州以去人
自東萊而下於蘭溪訪楓山章先生吾友姜仁夫實
夫董遵道必有來者其以是終焉先生曰吾不能留
矣於是復隨至培壘步舟中路謁顏孝子墓又請益
以行是行先生屬役於鏃鏃不敢讓遂爲記

養松齋記

同年陸全卿嘗營一區以備藏修之所既成畫庭中

分植二稚松朝夕去其牛羊歲月除其荆棘傷害弗
至培植有加因斥其事以爲區曰養松而求爲記予
曰人惟無是心也苟有心於此象物而託之必且一
見意焉故有尊勇烈而式怒蛙慕剛毅而說鷲鳥懇
懇之心委諸二物况不爲二物者乎今夫貫四時而
不改閱歲寒而後凋貞心遠操挺榦良材世以此正
性君子抱用之夫惟松爲然垣而養之室而命之於
是乎君有心矣天下有一善一藝皆可爲國家愛惜
况正性君子抱用之夫天下國家不當一日而無者
其爲愛惜與否又可若何夫在上則引拔明揚居中
則調和掩護凡其所以爲之地者皆愛惜之道也士
惟無志苟志存乎天下國家是其勢必至於愛惜人
才以爲心夫旣愛惜人才以爲心則其象物而托之
以示吾意之所在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君貳憲兩浙
三年於此顧所用於刑罪而得人之心服其施爲羸
縮剛柔緩急之數予不及知所及知者君爲人器詣
宏遠可任大事其在官所率取足於家人斬然清坦
然去其私謁如此而已耳然而更求所以得人之心
服者亦無幾餘矣由是以見君之爲志其不妄者乎
其亦審幾量事言而必行之者乎異時有以愛惜人

才爲己任而使天下國家享得人之盛者必君是也若其以教以長摩而成之是父兄子弟之嘗此固君口自爲說而亦非衆人之所望於君也

遺壽堂記

比部主事胡君永清作堂以養其世父其父母及其季父母旣成書其匾曰遺壽而求爲記曰家自高祖而下世有令德號爲積善於是委慶後人顯融光大或當然也今某雖挂名仕籍然病與拙俱得而弗振諸弟姪之服儒服而業者又有未成立度祿位無足以當先德者獨念曾祖耕樂處士壽九十有一祖守約處士壽八十有一先世壽考如此諸父母又皆年近七十神精氣體人見而壯之意者祖先之德亦將止遺子孫以壽乎噫吾知永清之意蓋有在也今夫祿位取之於人加之於身其得巍然其失隕然區別以形立於可奪以成其勢是故不爭夫名修身以至自力而得之托於聲響以爲高若無所用爭焉時亦有所不免夫壽則異是也己不及修人不得予藏於身而甚密盡其道而無有雖力屈賁育智先良平氣吞楚漢握天下而去來之未見其可奪也故無所用爭焉莫如壽然則永清有取於壽豈非以其無所用

爭也邪名一堂而示人以不爭蓋無所不用讓也一家讓一國興讓一國讓天下可知矣然則茲堂所係大小重輕何如也

東臯燕詒記

監郡鄧侯至台之二年手錄東臯燕詒事實授某求爲記按事實侯之先世居清江璜溪市在其曾大父始徙宅南半里所瞰江水以居百有餘年以至於今人安其居水齧其區不得已而去之四望徙矣侯徙而東曰東臯地以是名初得臯不過五畝歲稍益之可便廿餘畝至是以徙若預知有水也其出不意以與事會亦奇矣哉宏治戊午始作一堂書匾用警畏二字東西爲廂以周前立應宿坊七之前面陂而門侯嘗知晉江爲郎官蓋取諸此壬戌之秋侯擢台州始因便道徙居之旣去屬其子介於堂後作一廳事并付之名曰忠孝癸亥歲冬十有二月侯發書得落成之日而東臯燕詒綽有成績衆以賀侯且曰侯於子孫可謂至矣而不知侯之所以詒子孫而不獨在於居室也吾聞之前日侯之在晉江也侯處其害以利與民德之稱說不容口見今通判台州猶其治是邑也而潤沾之土益廣戴者益衆侯方且以是遺

其子孫而未嘗正言及之蓋不自以爲德而亦示之謙也昔于泐曹以陰德遺楊關西以清白遺郿塢之積聚梓澤之經營要之其人亦欲以遺子孫而不朽而一旦化爲燐虺之鄉所不卽滅者頽牆露草荒煙積而未散也問其子孫且不忍言而况駟馬車邪而况藉其父祖以爲美談邪然則侯之所以遺子孫其大者在彼在此有不難辨也侯於是又刺定四面山水之秀或配以雲嵐或近取諸人事命而列之爲東臯八景質文備矣將要能者得詩亦以詒子孫云

清溪橋記

宋慶元間縣令丁大榮嘗布石於曹家巖之北故驛之西南曰鶴仙名以令之姓歲久名在後人於今處枝榦續版用木以便過者波鼓輒去浮屠氏某等募財衆中去木從石蓋水未屬三之二會某等亡匿放工是時安成劉侯且去雲間徐侯代知縣事仍用浮屠某等募辦接工未幾徐換縣亦去監郡毘陵王公以下攝實來旣至先理濫費訟清而不深事省而不畱曰茲橋且落不可不力於是橋卒以公告完先是徐侯礪石橋次未暇言文事公至以謁予予未卽答而公去而橋壞橋壞而毘陵周侯實來侯清身勤事

上宜下便政猶王而幹局過之以橋久役無成功尤切念慮工食皆出經畫必使民不知役而坐受其利越幾月而橋復完固加其舊凡爲長幾百幾十尺崇幾尺下爲空三十有幾過者去艱虞履坦途民愈德侯卽其郡名橋曰晉陵前所謁文侯亦不欲舍我而取之夫橋直西東爲孔道鄉仕不有稠載而歸亦將由西而東來宦不有稠載而歸亦將由東而西橋爲必由之塗夫濟人利涉橋之德至矣而有是之未飭所謂弧矢兩利之說橋茲不免由是言之橋之德不無少損予故僭爲之說使歸橐過此者先爲自處不以不韙累橋區區憤疾不廣之心藏之舊矣今爲其時亦幸侯之廉清得盡所言否者顧畏斂舌半語不得出口予旣爲是言橋之人曰橋以子之言視他橋特宜有聞繼自今葺壞起廢先後重輕在人心千載可想悉則茲橋之利訖與天壤長久無疑吾橋人先以自慰亦以拜子之嘉賜誠如是侯之力也侯旣視橋以成又舉橋之文端以屬我乃其操身又實有默贊予之口者侯於是事甚不爲淺但恐言無可采使有一字孰非以侯故曰侯之力橋之人曰吾儕慮不至此子幸教我遂用書之亦以見侯與王克己寬民

治有本末後之傳循吏者知所處云

南觀樓記

縣大尹安成劉侯爲吾邑幾年於此跡其地望方侵尋華要宜未暇念其故土省其初服松菊之情斷塞不通亦事之理侯獨不然處簿書劬勩之際汲汲若不及事以命其嗣子宸作重屋若干楹於正寢之東不華不陋但取可登眺可笑吟而止樓面南南有山山之木有松樓之榜曰南觀旣以名復題其左右曰歲晚松情在離明山意饒爲帖版以卒名樓之義凡皆侯先畫於中出以屬工榜帖書鐫髹聖整匕以隨亦有心矣哉予嘗怪今之士大夫較計失得之念過於憂國奉公之心怪而求其故意必有物之爲祟不然以人心之靈性命之正安得有是旣而曰凡人之情貴則不復可賤矣夫以不復可賤一念橫設在抱由是卑身佞舌盼睠笑哭凡可固位畱權不暇擇問則今之士大夫亦不須多怪吾見溺志若銅徽纏自縛誰爲脫灑內養不足是在平時今茲則亦無如之何也已於是遠求其故當又不在今日而在平時也有國養士可不慎哉侯作樓見侯所養在內外仍脫灑視衆人貴則不可復賤相去何如充侯是念他

日陟華居要亦何賴先身後公而不以貞順昌我
國家鏃飭耳待矣又嘗因侯之事考論士大夫於今
意必多有貴可使賤如侯者屈指不足信指有餘然
則非侯吾誰與歸侯於文工譔述於德推廉慎在官
無廢事人不得干以私民甚嚮近焉惟恐侯之陞去
惠我不終也侯以樓索記予喜侯之事有以相我提
筆也遂書之

西山書院記

學校尚矣至周而盛閭黨有教是後列於學官而庠
塾廢至唐始有爲書院嶽麓廬阜其著者蔓於宋家
得爲之至我朝學官徧天下書院不聞卽聞窮鄉
下里亦所未聞西山書院始其聞也西山大姓歐氏
世居焉見今良子弟泗涵之其字以父祖志在言出
未雋建書院若干楹於居室之東二里近名以其地
錄產田幾十畝爲學事致吾里姻縣學生潘球子器
于丈席繼者鄉進士臨海徐商尚質主客具美學教
有物專蹙切近之地以視府縣學校反有散緩不束
多文少實之敝可書也竊念後世學官無功徒以不
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是故教道鹵莽學事
瀾漫多文少實儒效不白有由然也吾欲於此記誦

文字浮淺之習且置不問辨義利講僞誠教者操其
機學者殉其的懇懇業業而以致其實損其文登其
效夫是學也吾思之熟矣講與不講有三稽焉見於
取與察於去就定於死生三稽不屬謂之不學不學
之效是使後世無潔士無恬夫臣不必死忠子不必
死孝爲善不誠狃於私利民受其敝以遺有國由是
見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亦在養民康國而止
矣涵之以書院請予記予不佞竊取一言以復涵之
暨本院師長尚相與勉焉歛常規服新條講學要理
心貳於以設教起典他日窮鄉造士十望一二揚聲
烈於區中西山書院後先白鹿亦事之有夫窮鄉造
士成功不揜如此西山之條他日不與天下學校通
設教典吾亦不信

樂心亭記

尹黃巖新安鄭侯母夫人某氏實居廨之養堂侯以
名進士領縣事未幾民德其政縣且無事乃始作亭
於廨之東墀東向而以樂心爲其亭之名屬予記其
事人常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卽不知求孝子亦不
出忠臣戶限何者賢父母之教其子孰不愿其仕則
爲忠臣居是位共是職憂國讓賢夙夜以利社稷至

於宰牧親民之地賢父母尤望屬焉治是民也必使
耕穫以時徵科有節去苛擾止漁奪強者縮其力弱
者贏其氣必使四境之內生理優足無食饑無衣寒
熙乚穰乚和氣洽而頌聲作噫賢父母以是望其子
其子亦以是受教若納左契民有善政家無弗志樂
可知矣夫以民心養以政樂故曰求孝子亦不出忠
臣戶限有見於此也然則侯之作是亭亦以其政之
得民足慰賢母太夫人之心因不讓而以名其亭夫
行成而無跡可推亭亦不可以不作侯可謂知孝知
忠合同而舉者邪且侯以七品秩祿百里重寄有民
人焉有土地焉殫祿之人盡土之產備物之養肥甘
以厭其口輕細以充其體絃管巾拂以虞其耳目養
亦侈已樂亦肆已而心志不與焉故不用而用其大
者遠者以爲養志之滫瀡樂心之絲竹庶幾擇言而
寡過矣乎不然將不由我一言以辱茲亭是爲記

愛日堂記

監郡王侯嘗爲太夫人李作愛日之堂旣而負老母
養於官所及今幾年而太夫人八十有三矣侯以獨
賢不獲朝夕太夫人又不樂久居任下於是詔二子
民望民悅擁侍老母以歸顧愛日之堂未有爲之記

者以屬某先日侯宴語見其意至是以狀幣來予嘗
猥有所擇姑誦以復侯凡在君與親不敢有加焉夫
事君者窮力畢義繼之以死道不行去之以違私事
親者一日之養三公不易父殺人棄天下解父以樂
生與天下之重若噓機塵而曰不敢有加焉信邪不
邪夫若是以爲忠以爲孝繫其爲至也矣已不然君
子之語道亦脫爾侯以八旬老母輒與親導處之靡
含視食問衣晨昏唯唯愛日深衷不敢有加焉亦可
想見於此矣侯簡懿篤誠出以通敏治官不擾鏗鎗
騁驚以獵名聲固侯平生之所甚訝其爲孝名之必
自擇之益可知也雖然親在則愛日親沒則寬然止
矣故爲孝者親在則愛日親沒則愛身非至是始愛
其身也至是而哀慕圖惟無所乎力就其可爲者而
益用之慎行其身不敢以不善之名遺其親夫孝子
愛日之餘情所謂終身焉者蓋如此未卽無事也太
夫人在堂侯愛日之情方劇而豫不淑不敢以文諱
也書幣未幾使來責取則民望之業師予故人賀享
永謙也

孝義堂記

作室旣成於是顯取父祖之善以名其堂其設意可

想也夫自三王五帝以至孔孟而下賢聖名跡具在
細縹中間全德獨行宏義少善常變反借皆可師法
然而耳聞口誦目弗及見顧不若父祖之善身際目
接有首尾本末可盼睠描畫也名堂而用父祖之善
意其在是陳生沼之大父鄉人稱曰孝義翁予猶及
見亦嘗有意焉取吾文予時稍已知翁心則已許但
言未脫口茲生用其新堂復來取文堂之名又以翁
起生之外兄縣學生戴遷從喬實予張氏甥壻又爲
生來請顧茲多端雖欲不報殆未可也吾聞翁在親
側無疾聲厲色父病亟禱於神以身代翁則孝翁室
人不幸不續曰吾有子私買田宅以亂父產分其弟
翁則義旣孝旣義翁於是亦可謂無愧於人一生矣
夫父祖有善子孫稱目不稱耳所謂首尾本末細大
具在可毛舉縷數一搖首一齧唇不忘也子孫無志
不孝則止爾少有志父祖之善往來心目撥觸勸悚
自不能不興念趣修生尚勉之夫作堂以貽孫曾生
他日當遞爲人祖幸無偷墜家美使爲生之孫者無
所仰承芻狗視扁墨孟粉版大書高揭初意果在是
也生尚勉之生家世有人 國初知郴州伴菊公清
芬卓行至今爲鄉人美談暨考功主事伯賢公翁從

曾祖鄉進士魯山教諭尚明公翁大父 秦府長史
崇晦公翁從祖武城司訓國子學錄長汀教諭三先
生翁從兄弟見今遊澤宮曰楠文萃壽嵩允高木敏
之皆時俊造敏之尤與我俱翁姪輩在生率應薰盥
礪琢之器於是偷墜家美弗繼吾不爲生患也

光澤堂記

夫家美云者聚德者也德聚則澤聚澤聚則人聚觀
其富貧稽其息耗察其善惡澤聚與否在是矣夫澤
聚且久厚斯薄薄斯盡累累見焉不旋踵於乎奈何
哉澤不可恃如此有良子姓者出患其薄且盡也偲
偲焉不敢坐食其前人之遺起而修德以濬其源行
善以助其流必使薄者反厚厚者益光然而光澤云
者亦只在修德行善而已耳不修德行善而曰光澤
光澤譬諸猶滅火而求其耀也必不可得泉井蔣氏
吾邑巨族膏明縷布繡薨棧積室有蓋藏人饒衣食
生指之蕃溢出先宅四向勦徙曰西湖曰白湖曰黃
福塘曰哈溪曰後溪曰下阪旣又率多良善不辱其
家者蓋休盛若干世亦可謂澤聚且久也其最良曰
選字尚賢實能用其饒以明賢禮賓館餼廢秣無虛
日讀書工吟事予與之尤密每一見輒扣出其所得

或已成篇章或一聯兩聯用爲賞樂長幼弟渙淤竝立之室在兄有父之責近益宅於故居之東堂因舊楹而新其扁之半曰光澤予實裁之尚賢之姻舊方瑀相與求言爲紀績予嘗與尚賢先尊茹古翁作哀輓詩序草匕塞請誅念至今竊幸再役補雪不意又取題難工者爲之文奈何奈何雖然不願已也尚賢與張東山二家實予西遊賢主人尚賢季父曰器之甫又與予同門相好俱不願已也嘗念愚人之耳不入禍敗之言達者反是蔣氏如尚賢不謂之達者而誰謂遂書之并使蔣氏後人知世澤未足多恃缺然起而敬念之

衍慶堂記

予從母之夫萬竹翁嘗作堂於廳事之後曰衍慶既落之幾年實爲正德辛巳春二月望有三日翁八十初度之辰先期翁族弟曹用廣暨姻士陳以莊等謁予文至日用侈觴酒翁聞喜曰移壽吾堂可乎用廣等皆曰可致其意於予於乎政不澤民久矣由今日爲獨甚宰牧旣不暇一回面在民民力盡於上幾無以自活幸而一鄉有富人焉一鄉之貧無告者擔囊而趨之婦子潔脯餽以待甌石之入旣空復趨之約

明年秋熟償富人子本如干穀既償復趨之若環無
端舍此則牆壁之稿耳雖其初心本以自饒而事之
會必至於活人而止是鄉之富人反得養民爲國亦
甚不可輕也夫鄉之富人以布衣而偶行宰牧之事
宰牧以父母而專爲寇讎之行可謂二反亦不知孰
爲失得於是爲貧者計殫生於官府綴息於富人足
以補偏不足以兩殆藏杞國之憂如吾輩亦可少慰
哉吾邑禮俗鄉之富人或壽筵或居室皆有求於予
予亦欣然起答之不欲以不文免庸詎不亦以是故
邪至如翁者又獨未可與他富人一槩論也翁儀狀
健整心仁而行之以必施家富而守之以弗取正德
戊辰吾邑大侵里有積尸穀價翔倍富家多以今年
穀價收明年子本俄所入不資翁獨守其常更損母
穀五之二噫世之牟利者恨無孔穴滅背汗頂所不
辭翁坐棄大利惜若弗知於是又以見翁之深吾聞
君子之爲善也厚以公是故不矜而有其善矜而有
其善者隘以私未可以言君子之爲善也於此又以
見翁之深夫天之道厚與公而已耳用是衍慶慶有
弗衍者耶翁之子汪克肖其家孫鏢縣學諸生弱齡
彬彬翁之德殆一發於是子曹氏慶源自翁始者吾

見股鍾於此矣翁名登字宏鎬萬竹其號

贍學田記

甲午之水新昌東隄爲甚死者數百人事聞本府試推陳公見吾檄治其事縣小民貧工役不訾公以才辨不數月東隄斷工然公有無慮事未敢端以爲得也本縣儒學實當東南二水之衝補壞起墜整塗墜新丹聖者累匕公於此加念危庠貧士諸生不給口者多就公得脯區然而公之念資愈未可足也一日民以崇妙廢觀遺田爲嵬縣無賴道流隱據者來首公與知縣事姜侯一再請於部使者歸其田於學旣歸學博正侔二許君進諸生謂曰夫建設律應紀載矧公念資本學無窮之意一見於此諸生亦感激思效蓋未言先合於是二生何純陳大昌來議石事予與公有文字之好雖病不得辭爲之嘗謂天之生物以是數生以是數養堯湯之災未聞一人缺食死者無棄利有備使然也天惟不能與民爲均節而以均節委諸人天亦惡得屑屑然某貧某富與民爲籍今一人饑則曰天饑之千百人饑則曰天饑之不復爲意噫然則均節重不在人也可乎哉夫利惡其棄於地也幸其藏於人尤幸其人爲之藏良田美利而以

業攘攷欺負亡賴之豎外道之人在人在地何言爲
異崇妙之田一轉而爲贍學養才之器可謂壯其用
一物之無憾此類是也損有餘補不足公於是知均
節在我事至必爲他日居華要措大事權制重輕斷
截彌綸沛然盡志元乚知有父母矣予病不能飾辭
出意爲好文以復姑書爲贍學田記

遺遠堂記

吾邑徐姓分枝演派比他姓安著獨多曰山庵曰厚
澤曰東橫曰赤山曰洞橋而皆不如東橫之爲盛東
橫族出山庵若務後大橫溪南又皆自東橫而出沓
廬連畝蔚然爲台大家予再從姑夫吉安公由東橫
徙居縣治之西北郭公卒之幾年曰香曰歷曰一奇
二子一孫相與堂構侈爲廳事旣成榜其堂曰遺遠
公懸授也今年某月日實太夫人設悅之辰壻氏謝
仲簡姻家 楚府良醫予從弟德澤等用遺遠堂記
謁予曰甚足爲壽夫聲和而知律之處景正而知表
之處傳世遠而知仁義之處欲傳世之遠而不由仁
義譬諸止燭而照去刃而割罔有濟也其猶盜蹠乎
徐之先有偃王者平常理國便能除去刑爭末事一
出於仁義遇周天子穆王無道幾受命朝諸侯旣而

不忍鬪其民年棄其國北走彭城下百姓從者萬餘
家或曰不之彭城之越城觀於浙東西徐姓獨多是
其驗歟徐在太末不知今日與昌黎作文時盛衰何
如若吾邑則於今爲盛去之二千餘年荒昆遠裔至
今不絕仁義爲之徽繹也世之傲仁義而不爲而謂
殃慶適然陰德誰領知之不真也知之不真殆由無
他左驗也世美暨弟姪不爲仁義則止耳苟有意必
求所謂左驗不出宗姓而得之伐柯之則不遠是矣
予嘗誦偃王之詞曰孩視其民傳視其國夫行仁義
而獨深於民卒債亾以完人惟偃王垂裕至二千餘
年猶一日吾夫子之外亦惟偃王施報之理至是極
矣謂之曰爲世左驗然乎否也世美於此知所處之
否耶夫食之者衆至二千餘年吾懼仁困義廩亦且
空虛不繼世美勉之吉安作縣監郡皆有惠政治盜
能斷亦以幸民世美布衣居鄉施惠宜有處世美勉
之不在吉安在世美不然父子并善益力擴之愈大
播之而愈多將來綿亾延亾星亾列亾二千餘年之
後人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焉知予之言不傳信於
他日後也世美勉之以詔其弟姪相與益勉之吉安
公諱廷試成化庚子舉人一奇與世美嗣子一本見

今竝身澤宮蘊玉將割必售於時諸孫皆俊爽讀書
克家是日夫人坐堂上子孫女婦拜舞稱觴怡怡愉
愉家門之樂不言可知也

繼學堂記

夫學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其臣傅巖周公以至吾
夫子而備夫子之徒爲顏曾思孟孟氏歿而學就陵
夷涉秦歷漢數隋數唐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子出焉
千五百年斷墜之學僅一續於此乃若荀董氏王韓
氏四子學焉而未盡其道宜在有無之間暨我朝
方氏遜志殆庶幾焉至學梗槩尚得想見於遜志集
中自是又百餘年於今響絕寥寥矣而吾邦介獨有
志焉邦介作室以養其二尊人而榜其堂曰繼學姻
家曹清之就予諭其事曰邦介幾世從祖始豐先生
有知學齋王忠文爲之記邦介今日之名其堂意實
在是敢以請夫念祖而欲繼其學自其子孫後人言
之可若我輩有述而齟於州里之一賢曰學之道
盡在是恐非我輩所望於夫人以爲學更可止人之
取法乎上也予嘗竊誦之心外無學性外無學倫紀
之外無學家國天下之外無學由一心以至天下吾
學近遠之地始終之稽也故大學之道曰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七累以至格物而止由天
下以滂一心也何獨大學一編三書六籍凡皆明德
新民之事類學之爲物亦閎博漫瀾幾可無外若猶
有外則閎餘別出非吾聖人之道也或曰學之閎博
盡物旣闡命矣就子之言若猶有可疑於此者夫上
下二千年間述作之富屋不可量車不勝載如所說
學者僅若干人彼之膏晷剗精窮力於一世者皆末
學與非不學也學而不由其道學之敝實使之學之
敝大約有二明體者不必用究用者不必養所謂截
前斷後以爲學而學之道幾隱矣夫明體不必用古
之逃名疾世學成愈廢宜皆其人近如白沙陳氏了
心厭亡之外視民創物瘠亦若不在其意中故人以
禪雜小子予嘗曰白沙高世之逸民所謂斷後之學
是也究用不必養世之由科目登仕版者皆是記誦
聲律對偶之外別有肆爲古辭亦止見其華而不實
豫養先憂槩其未遑抱空技求以知人家國天下事
無少愧沮遜謝不欲狀所謂截前之學是也學之敝
不獨科目而科目爲甚科目之敝至今日而今日爲
甚邦介之見謂何如由堂扁邦介不悅於今之學可
知縱不能以衆人胥勸吾與邦介尚自念也邦介勉

之他日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吾見茲堂亦永有聞焉
雖然在邦介邦介於此真能光續家學不使斬焉在
後亦不可謂非始豐賢昆裔也然則堂扁亦不可少
堂作於某年月日落於某年月日榜而書之於某月
日

甯親堂記

文學高第陳文治寶宮教恆齋生先仲子英潤蚤成
主司每以不得文治爲鄉書之脫文治固待時亦不
甚概意方以市囂卜宅於縣治之後郭作堂其上榜
於北榮曰甯親取諸揚雄氏經始於正德辛巳某月
日卒事於嘉靖改元某月日旣落之幾日文治奉母
吳夫人徙居焉先期庠生葉某汪某范某等謁文胥
賀屬以記請予驚器文治自其未冠時言不得辭夫
家有恆子有賢子父母於此亦必有所省別宜不至
槩視而平望之也夫能蓋一宅覆一字茂然堂室旣
自以爲得而父母亦喜見顏面心厭意足無所更望
噫此殆恆子之事夫賢子學以待時志在天下卽雖
有堂構營作僅匕爲身謀或去市隘或擇仁里或室
不勝人不得自己勉而就役此則有焉而曰是足以
甯其親賢子之待其親亦薄矣豈其然哉夫所謂甯

親生則甯其心歿則甯其神通乎上下限在職守天子以四表歡心三事九卿侍從臺諫郡署或道行或言入皆所以相天子來四表歡心外至方面一省歡心專城一郡歡心縣大夫百里懽心自天子以至一郡縣之吏誠使忘其親則已不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雖欲不章志以子愛百姓亦不可得於乎必也忘其在民爲人臣而視君事猶亡遂亡若痛癢判弗屬於吾身惟私便是擇將使民心不悅胥怨以及其親存歿以之然則賢子所以甯其親在彼在此有不難辨也文治謂之何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亦我與文治之謂耶由文治之賢專城方面九卿三事茲可望也科道郎署一投足之間耳矧吳夫人尚健清甯及其心必然也宮教宜有廟寢煮蒿悽愴固無不及遂以記以俟

養正堂記

嘉靖庚寅所司以子良應 詔命子良輒辭不就退而作四筵之堂於蘭田讀書其中榜以養正知子良者求予文古之人學優始仕漆雕開以未信辭今不然也經生學子惟進士之業是崇是飾日望於所司以登科擢第躡取大位弗得則出口怨詈而所以居

位者不問也由是見今之人類以天下國家爲嘗試之地制冊至則趨之無少恥愧退怯不足意噫天下事可知矣然則子良今日辭詔命明日作養正之堂殆有見於此堂可無一言夫學之爲王道學之至也舍養正吾知無所於學矣夫學之至莫若心心之至莫若正正之至在於養正之至在於素以是望於家以是庸於國志在生人忘其有己精確一心以澤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尹之莘野呂之渭川尚矣其次子騫之汶上孔明之隆中亦皆去人自養時其用舍吾無與焉已子良勉之今之人猶古之人子良慈愼坦朗施諸行事所司牒舉士民狀述文稱其實由是以進於古人不難也且子良因事作堂大書養正是其志意必不以今日所至自足將忘其身之老以養甯歿齒不用不以嘗試壞天下國家事必然矣子良勉之幸無使後之人疑予言於子良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終

...

...

...

...

...

...

...

...

